

天津府志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8 1929

15

33
Ch. E/31 15. 1835.83

卷之三十
六至卷之
三十八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序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唐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颺
 鳴葭浮甘瓜清泉齋淪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
 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權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
 事不易矧乃日清明時升平甯庶阜海濱之利謳吟動
 齊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洎英僚
 二三皆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郊驛繼當時之權濠梁重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一 序
莊叟之興相與矯翠帟騰清波紅粧屢舞綠醕徐進管
絲迎風以響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表人和
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暄妍之氣色縱魚鳥之游泳
其思夫闕塞崇萃昆池清泠關河千里帝京不見斯興
情之極致也爰命墨客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天津衛舊志序

明 倫以訓

古史有地理職官之志天下官署郡縣又各因其地與
職爲別志史載宏綱而別志於事特詳尤徵遠之不可
廢者天津列峙官署莫非甸藩之雄而所轄之地固錯
綜於郡縣間在兩義皆宜志而舊未有紀也整飭憲副

萊陽胡公旣蒞事進屬將父老諸生問其邦之故則以
無志告公曰是在我廼用修政之暇稽方界覈故實採
異文授諸生具草躬筆削而成之衆大欣幸則以公命
徵予序予惟天下之事不易於繼而尤難爲創也天津
爲古九河近地古之帝王更都三河雍豫之間斯固寂
寞之濱於至元始立海運萬戶府於今城約八里迨明
永樂渡此因錫嘉名披草萊而立城北邇京師南扼千
萬里之通津而東爲溟海捍蔽矣宣德中始分監儲之
司正統中始建學 治中始分山東憲司統攝其權夫
以一大都會如此而曠百年無文獻之傳今也有遺憾

於前必有責望於後非公及今修之後益遠而難爲矣夫形勝與天地俱生而必重於斯故志與地理職官相因以紀洪猷開後緒者而必備於今日經書蒐求之功可不謂難哉夫功有難創而難繼者亦有難成而難廢繼自覩是編者其必有所得乎官於是者思他任之樞要而弗敢輕守已定之防範而不敢紊生於是者思以美風俗宣人文以無忝於桑梓而道於是者仰洪猷而益思天下大計且爲畿甸惜民力而無擾焉夫然則重鎮永爲後人賴而是編之助亦良多矣必有愛而傳之嗣而修之者今日之功庶可垂之無窮矣哉如其不然

則信乎繼者之難也予故推胡公之意以告後人公名文璧字汝重以名進士歷官所至聲實兼茂在天津凡覺宮射圃城池閱場之屬皆新而完之以及此廢典葢政成而志與俱云翰林院國史編修南海倫以訓著

鹽山縣舊志序

明 時尚儒

古者列國各有史以紀時事秦漢以來郡邑天下例各有志亦以紀一方之事有關於政體風教俾人有所考證感創焉誠不可缺之典也鹽山畿內名邑志亦屢經修輯竟未成書嘉靖丙戌余承乏斯邑首詢是編得於庠生高凝遠氏取而讀之中間紀載詳略多所失中每

欲筆削梓行奈水旱洊臻民災而敝逋貧甚多簿書嚴
 急因循三載皆是故也庚寅秋余以報政回禾麥頗登
 往年逋貧之重且急者亦漸次即敘廼謀於邑庠博士
 濟南陳子廷美樂安連子禧載遴選諸生有學行者宋
 生宇趙生潤楊生文卿暨高生四人館於靜室授以凡
 例博求典籍俾加刪定余時政暇親臨校讐焉冗者汰
 之遺者拾之怪誕不經無補於治者去之雖其書法不
 能盡得乎古史然而一方土宇之廣狹物產之良惡生
 齒之耗繁時代之變遷事物之因革彙括略盡嗣是從
 政於斯生長於斯者可以人得一帙時或閱之則其施

為仰止之間孰可以急孰可以緩或可以勸與懲焉若
 曰是可資於政教傳於人人則吾豈敢嘉靖癸巳夏六
 月

鹽山縣志舊序

明 無名氏

鹽山故無志有志自時侯始志鏤且完冷子取而讀之
 歎曰古者列國皆有史今則郡邑之志也史以事詞勝
 而道寓焉昔稱太史公文直事核稱班書曰旨富辭
 文夫紀述之作不欲太繁繁則事多猥瑣詞蕪而弗修
 不欲太簡簡則詞尠紆徐事鬱而弗彰故績辭藻思以
 盡其文鈞深探蹟以盡其富而不虛隱以直之不臆鑿

以核之若左氏之微婉兼南史之典寔斯無愧焉鹽山志其有二子之心乎哉得其心弗泥於迹而後道可幾也鹽山邑於河間之東燕齊之交地薄而賦煩時侯之初至也歲比不登訟牒紛委侯乃祛弊剔蠱滌梗植弱事且就理矣於是手自刪校閱歲而志克成觀其敘事紀言必徵諸故寔折衷於古首之以星紀次之以物產而人材宦蹟之屬皆傳信以述而弗徇之私焉乃又博采周咨潤色爾雅披覽之際凡鹽之所有蔚然溢目可不謂核而能文者歟予嘗慨書生牽於章句之習史學幾廢而弗講邇者有識之士亦欲崇任史官丕振斯學然則茲志之傳也庶有俾於盛代矣乎且吾聞之鹽有忠肅王公爲國初名臣今載其行事光映簡冊邑之後學覽而思之擬迹先哲則又吾侯作人之功也已侯臨清人蒞政精敏有廉節行將上最膺撫仕於天下也而鹽人思之予讀茲志樂其有取乎道也爰書首簡因以永鹽人之思云

青縣舊志序

明 應震伯

按縹囊緗帙擷芳漱潤奚翅數百家而或命之曰志者何蓋世代綿亘物情不知幾變換風會不知幾污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取諸考古證今以志不朽耳我國家

肇造有一統志緘之鸞坡鰲禁遞而推五方異氣九土
異宜鴻綱鉅典未必具纖悉爰自府州而縣各輯一志
俾守牧者以是爲指南不佞綰綬蘆臺甫視事卽詢邑
志僉曰前未有也不佞憮然夫邑而無志將古歸古今
歸今考證無據毋乃在在記傳而青獨湮沒乎廼謀諸
學博先生暨紳縉儒校相與次第編輯亦旣就帙矣其
間志及天文地理紫帽扶輿觀察之如指掌志及風俗
人物而好尚品格稽驗之若列眉田穀租賦有志而輕
重多寡之數不爽錙銖文章綸命有志而淳漓旌別之
殊亦允較著諸凡事例罔不備載青之前所未有者蓋

從此始創焉緣付剗厠氏以傳之顧傳其志不若傳其
所以志世人觀奕說譜疇不歷歷陳勝負法令之移手
局中則色惴無措蓋得麤未得精是以十投而九誤然
則出宰者卽爲局中人閱是志而不泥犗迹直通精意
爲之相時勢加潤澤使古不戾今今不失古庶幾勝算
在我而樹立不朽民生有裨不蹈觀奕之誤也此則所
以志之意也若曰是志也僅以備觀覽充珍藏猶買櫝
還珠之見耳何以志爲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序
而弁諸首以俟後之君子勿忘此志皆萬 丁未孟夏
吉日文林郎直隸河間府青縣知縣東郡應震伯與甫

慶雲縣舊志序

明 柯一泉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存往迹以彰訓者恒於斯也貽
 後來以樹軌者恒於斯也志之義也大矣今方海內凡
 郡若邑咸各有志視一統志猶加詳焉蓋一統者舉其
 要也郡邑者盡其詳也可以互相觀矣矧茲邑國初改
 無棣縣為慶雲分屬濰州郡亦畿輔邑也被沐王化迄
 今歷二百餘載迺無志可稽是不為闕典矣乎蓋亦司
 令者之責也余丙子歲來尹是邑越明年政務頗暇訪
 諸學宮得一鈔本第其荒誕疎淺非可示訓安在其能

垂憲於後也既而詢諸士大夫聞潁堉陽君留神邑志
 今果得之語記載則悉語採擇則精其文直其事核余
 喟然歎曰邑其幸哉是志也湮廢於歲久創修於一旦
 俾天下後世誦沿革志而見古今之變誦山川志而見
 形勢之勝誦方域志而見遠邇之迹誦星野志而見休
 咎之徵誦人物志而見盛衰之寔盈縮之故誦物產建
 置志而見土性之宜淫正之殊洵為信志矣何也蓋志
 之為體事以寔之貴乎不誣辭以華之貴乎不陋道以
 通之貴乎正常法以檢之貴乎謹嚴慶邑之志其庶幾
 乎此志之所以為可美也美則愛愛則傳而參攷由是

而感發由是而興戒所謂彰訓而樹軌者胥此焉在邑
 之永賴於是志也豈曰小補乎哉余急欲繕刻奈邑無
 良匠時羽墀君方遊宦天長余乃捐俸致書募工壽梓
 而僭為弁其端云萬 孟冬之吉

侯楹抱甕長吟序

明 孟兆祥

詩者思也思之源渺其甚變一人之思而態千一曠之
 思而狀萬一念之思而出百必強彼人之思祖此人之
 思昔時之思逗今時之思後念之思代前念之思即高
 岑諸人不能說者云唐工詩宋無詩就氣格言未為無
 當要之代自有人人自有思思自有入有筋唐拍安必

盡合宋韻安必盡絕浸假局無詩之說孤行唐代將詩
 必貌唐代而可自宋而下啞然無餘響此道不終古榛
 蕪乎我明七子又何以代興私嘗語詩一派與文章合
 盲史漆園吏邯鄲賈腐令而後文格日靡日弱三家村
 學究能辨昌黎崱山崛起兩代之間刊落榜樣獨握靈
 蛇至今讀其文非周季之文先秦兩漢之文乃韓子蘇
 子之文也韓子蘇子之文不殿周季先秦兩漢也惡在
 詩必貌唐而可皮亭韻人冠渤海而公喃喃不出口寬
 然長者一商古今則萬斛瑰奇傾瀉迸下令人耳之津
 津忘倦蓋所稱博雅君子也頃出所為抱甕吟問序不

大津府志 卷之二十一 序
倭不倭自童稚呶語三百篇思之一言差當習聞謬謂
公思似不從人間來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非唐初
盛中晚詩渤海公之詩也非公肖詩詩肖公也不倭所
云思往神來人自爲代者安事襲唐代衣冠作贗叔敖
爲正若唐之韓宋之蘇不拾左莊諸家餘瀋傑然自標
一勝場也

國朝

重修鹽山縣志序

朱鸞鶯

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武侯相蜀不設史官
君子譏之故有民社之責者志亦綦重矣矧當殘

敝之區惜前此之無考懼後此之莫傳更豈容泄
泄從事任其闕畧乎鹽邑秦疆漢域人文盛於往
昔卽以明代論之功業如王忠肅文章如楊鷗海
居然名邑也乃百務未覩明備者何歟稽斯土先
隸青齊後屬幽燕自漢以降省入代各有異明初
徙邑於此築上爲城蓋昔之香魚館耳三百年來
屢經殘破夫以創建之區復罹兵燹之變此荒敝
所由來也昔無志創自嘉靖癸巳續修於隆慶壬
申因陋就簡殊多闕軼迄今百年未經纂輯丙午
夏予選茲邑過車就道井邑蕭條案牘叢集期年

之後訟息民安課士之暇乃議修邑志博採廣蒐
雖斷碣殘碑亦所不遺舊志之可者因之否者革
之其簡略未備固陋不文者從而增益潤色之述
者之事體作者之心焉若夫品隲褒揚但集同人
之輿論本吾心之懿好市恩沽譽非予小子所敢
也亦曰存三代之直道而已語云琴瑟不調則解
而更張之非必欲增二絃而爲琴減二十五絃而
爲瑟蓋減乎其不得不減增乎其不得不增耳始
事於庚戌五月脫稿於辛亥六月志成雖愧不文
然千載如在目前百里如陳几案浮詞套語未常

一字勦襲是否可以示今茲傳後禛觀者自有定
評焉是役也學博錢君國壽卿前輩郡守劉公澤
霖郡丞傅公繼說趙生廣鼓贊舉行採訪事寔則
褚生爽張生潤劉生運祺霍生璉也商確訂證而
終其事者褚張兩生暨明經霍子恪之力居多尉
張君汝珍諸生李鄂高鑑劉鵬起俱與有勞例得
並書康熙十六年歲在辛亥夏六月撰

靜海縣志序

閻甲胤

粵稽禹貢列於尚書職方載之周禮漢班孟堅因
之作地理志厥後著述家邑自爲載郡自爲紀皆

名曰志然禹貢列九州而田賦高下赤黎墳墟以至篠蕩籩簠織文鳥羽之俱備周禮載六官而山藪川浸男女畜擾之務詳班孟堅復求諸政治風俗奢儉緩急之故是志者經之裔而史之翼也志亦綦重矣哉我

皇上御極以來勵精圖治殫心典墳思遍察天下風土之貞淫民情之醇僞將於志乎是問爰

勅省直纂修清志以備觀覽其卽古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意歟直省承

命檄傳郡邑各行編次此今日縣志之所繇作也但靜

海建邑雖久前未志明熹宗朝山右王君諱用士來尹是邑慮縣之不可無志採集舊聞參考府志編成一書版籍藏之縣庫至

國朝戊子秋土寇弄兵天戈肆靖志版誤遺灰燼迄今訪之耆碩故老則曰載籍散亡咨之後生新進則曰未獲謀面煌煌縣典僅同於杞宋無徵良可悼歎亂受

命蒞茲甫三月見其土習醇朴民俗彫瘵於糧額之缺乏思有以補救之戶口之流亡思有以安集之狐鼠之倚伏於城社者思所以釐剔之節孝之陳抑

於窮苦者思所以表揚之及城廨之廢者思修學校之傾者思建河工浩大其奚辭盜賊充斥其誰誘劬勞鞅掌方愧獨力之難支而修志之役又憲檄頻催矣遍搜隱遺無可考據幸祠部高公治第津里藏書未亡僅獲遺志一冊力協學博庠生輩晝夜披閱先考遺文後叅鄙意上遡元明以至昭代旬餘獲竣舉邑之風俗人物錢穀兵刑與夫三垣九野之所屬政教源流之所自俱可按冊而考其間易故增新芟繁就簡黜前代之弊款彰盛世之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舉而更張之第時

促功迫博而未整疎而多陋則潤色修飾以俟後之君子諒鄙衷而再爲更定爾敢曰堪副

聖天子考究之助乎哉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季冬望日

滄州新志序

祖澤潛

自古言吏治者皆以龔渤海爲最余自釋褐以前景其人仰其化因以思其地而攷其輿圖心竊欣慕焉前於己酉冬欽承

簡命分符於茲自承乏後愧不能續其劍犢之化而仰止時勤亦嘗按籍而訪古人之勝蹟其間陵谷之

變有可攷者焉有不可攷者焉以迄始沿今廢舊
闕新補大率與前志多相參差余方抱典冊遺漏
泥古失今之憾而

天子修一統之命已下於撫道矣余承諸上臺之咨詢
與夫歷任來之存記蓋已昭昭於衷極欲大書以
盡前聞但簿書鞅掌無晷刻之暇不獲已而委諸
學正亦因其纂輯之才長也謀之諸生因其土居
之情悉也余則總其大綱而較閱而刪定凡耳目
之見聞心手之經營靡不畢載務使山川形勢得
其詳風俗錢穀攷其備庶有裨於

當宁之採擇焉敢曰與班孟堅之輿志比隆耶第以
著履土之實云爾
撰
著履土之實云爾
撰

青縣志序

楊霞

縣之權輿自後唐置蘆臺軍以來歷年所已如干
矣則志之著述遡元以上實莫可考也明萬
間
吏茲邑者東郡伯興應公悵然以無志爲欠事乃
謀諸子衿急爲之而陳生坤輩始捃摭曩帙哀輯
以成其書越六十餘稔而至今茲

天子一統不可無志先命十五國羣修之用備採錄青

卽一隅疲敝亦屬盛代雷封邑乘體例曷敢闕畧
余承乏踰三載其間若鉅若細凡事之宜知者罔
弗兢兢廉察懼實不至而違知此縣之名也因念
宣尼訓治國者首言事而主一敬夫敬則未有不
簡者無論墉隍疆界星物人材戶口錢穀風會變
置直可舉一切而槩之以事事之宜知者知之則
宜簡者尤不可不簡也自非然者誇多鬪靡不至
汪洋浩瀚而不已非具良史三長何克勝任而愉
快耶乃前學博茂才於席虔諮厥事期得典則之
筆以當之且思文藝必原於行誼華而不寔縱奇

崛閎肆而愈覺堪嘔以故發幽光昭興廢指利弊
惟公正周詳者可託也爰從衆請急延修缺姚君
挈其綱領二三治聞文學翼其成功閱一茲朔有
奇而告竣而修缺者孝友人也兼之湛深六籍暨
旁識諸言扃關謝冗固嘗讀伊先大夫缺菴公編
纂十年未刊之志藁而更敬求練要如余之所謂
簡者傳信不傳疑亦邑乘之足考徵者矣而余遂
可以無憾昔康熙癸丑正月中浣之吉

青縣志序

姚景圖

青舊志創於明萬

丁未迄今六十餘載矣在當

日固爲完書自今日觀之則闕略未備者寔多如
戶口之豐耗田賦之損益官師之代遷賢才之叢
出災祥之迭見民習之易移今昔殊轍月異而歲
不同非重爲纂輯何以信今而傳後乎邑侯楊公
遵

功令修志俾不肖得與其事自揣謏陋本欲以不敏
辭第念先君子爲孝廉時慨舊志簡略殫力搜採
歷十年而始成帙未及付剞劂忽罹兵變原藁逸
失無存先君子嘗歎志藁旣成復失無以發潛闡
幽不惟生者無色卽亡者亦爲不幸每談及此不

勝惋惜今日修志之役不肖因勉副邑侯楊公命
亦以體先君子未竟之志也愚兄弟同馬君戴君
輩自去歲臘月望日爲始共行編錄經三旬告竣
爲時甚迫又青至窮苦咸慮鐫刻所費不貲不得
不槩從儉約挂漏之譏知不免矣錄成聊備採擇
若夫增益潤色之尚有待於名宿彩筆云康熙十
二年正月邑人後學姚景圖修缺甫譔

南皮縣志序

馬士瓊

國之有史所以表千秋之鑑者也邑之有志所以
紀一邑之盛者也從來簡要詳核志林稱尚然不

有所攷無以別真不有所採無以紀實處簡帙殘缺編籍渺茫之後欲輯合一邑之典確萃爲一書縹緗藝苑匪細舉也豈若齊諧博物等篇僅僅索幽奧侈浮豔云爾哉南皮號瀛州一隅葢爾地本瘠鹵俗近淳朴其間往詰時英萃葍蔚茂者不乏人雖彈丸亦化區也余於辛亥夏承乏斯邑寔茲土圉佔之歷有年矣勢事旣殊撫循匪易且余不敏以弱齡學製重念長民司牧鳩育云勞錢簿遞郵諸種種何術以惠我皮黎熙熙攘攘羣安郊樂而曆薪運甓且媿昔人遑事修廢舉墜深厓表章

之典缺如也雖然邑志弗修一邑無光表章之責又曷可以已耶猶憶旁午之暇諮謀於薦紳鄉士爲余言邑舊無志曩曾故明令李君諱正華者經創修卷帙詳要雅稱可觀續因燹燼秦餘版冊蕩然邑中間存先世手澤又皆蠹影蠹文徒嗟杞宋余嘗遍購遺帙手其一卷而披閱之不禁撫然慨息曰是洵斯邑之盛也夫是洵斯邑之盛也夫方與邑中紳士謀厥經始尋事編輯會今

聖天子留念邊陲特允輔臣請令天下郡縣纂修志書煇炳序觀甚盛典也余乃復進紳士而諮謀之曰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述明故典學士事
志流雖詹詹乎亦立言之一端也倘一邑勝紀竟
坐廢闕俾余不敏無所籍手稟承以報上檄則是
有司之愆也亦鄉士大夫之辱也咸曰唯唯於是
得邑明經侯生嘉意採葺凡在斷碑殘碣遺文墜
什拾於窳突甃甕者哀聚共若干卷而一邑之建
置沿革政教風俗山川文物盡爲臚目挈要標附
簡端越月緡竣邑概畢陳時有進說於余者曰言
不近畧矣乎非也文不在博而在約詞不貴冗而
貴當是編也攷之前言叅之近說以訂其真訪之

番論撫之巷語以稽其實毋亦竊比夫簡要詳核
之微意而又奚慮乎言之不長誌之近畧也讀是
編者覽文晰義觀輿幅興置之情形依然禹貢星
分之漚澗也覈賦繇繁簡之區畫依然周官納禾
之德秭也詳風土事宜之得失依然職方登載之
紀畧也觀人才文苑之茂美依然泮宮小大之芹
藻也而且官師備焉猶是紀雲紀鳥之初制物產
具焉猶是貴多貴少之精微志之有通於政顧不
偉歟抑余更有言焉莫爲之前雖微弗著莫爲之
後雖盛弗彰願茲邑人士儒術修明於國淳風隆

蘊於鄉傳之麟閣登之輜史不有借志爲鑒而光大之者乎則斯志也固以鳴一邑之盛而又不僅以鳴一邑之盛也已足爲序康熙歲在癸丑夏六月朔日撰

增修鹽山縣志序

黃貞麟

歲壬子

詔修天下一統志書命直省各以山川土田戶口賦役人物風俗疆域要害條例於書以備採輯由是而方伯而守令咸集輿論稽故寔綜核恐後縣以所志呈之府府會縣載爲府誌上於省省集府之成

爲省誌達諸部詔令所至罔不欽承惟貞麟固陋不文承乏鹽邑懼以無光澤斯土中自愧焉竊謂世道之患莫大乎亂今古之是非誌非以傳信耶藐矣三代名實紛紛君子傷之屬辭立義豈其無徵而爲不肖所竊乃獨行違俗或潛德之不彰悲夫世無清議人道息矣載筆之士而迫橫口屈請寄又安取此鹽山誌成於康熙辛亥爲前任朱公纂修麟幸屬後塵享有成績庶免亂是之懼乃鹽之諸生數請訂証不已縉紳先生又請之不已鄉之父老又請之僉曰邑乘錄寧獨褒揚是寄亦曰

前有可慕後將效焉雖小材不可在某某節烈某某孝義所遺也彼蹈仁持義自不計名身後而史氏不書起後之疑失不在小且夫移風易俗長人之責也鹽不睹有道之訓漸於時會今不逮古幸侯之蒞止撫我課我諄諄鐸書是輸將改觀焉君子大復古奈何其仍之麟不獲辭乃取朱公所志節孝增修風俗刪正附以釐弊數條餘無異辭苟爲逢世希名不衷於度則有鹽之父兄子弟在康熙十二年癸丑秋七月吉

重修天津衛志序

薛桂斗同

今夫天有分野而星辰象緯躔度次舍之在所必詳地有珍域而扼塞險要國俗民風之在所必紀故昔盛王之世太史陳詩以考風市師納價而閭俗各有分土分民以相志猗歟休哉其二帝三王之隆也及廢封建以後而郡有郡志州有州志遞至縣衛茂不載記圖繪井疆鱗次以相及也外而疆圉險扼以爲國之捍籓內而風俗人民以爲國之治紀有學校以興民行斯正德必先厚生有防禦以捍牧圉斯文事必嚴武備民爲邦本故戶口之籍在所必稽食乃民天故地畝之規在所必釐

公旬有役而丁徭之制所急詳也維正有供而貢賦之則所亟飭也大而山川形勝巨麗之觀細而歌咏詩詞發謳吟之響顯而縉紳先生鍾崧生嶽降之奇隱而碩德名流表幽人逸士之韻以至忠臣孝子之氣雲漢爲昭貞女烈婦之操冰霜比潔靡不備載以俟輶軒採風者之詳考焉天津爲衛去

神京二百餘里當南北往來之衝京師歲食東南數百萬之漕悉道經於此舟楫之所式臨商賈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雜處皇華使者之所銜命以

出賢士大夫之所報命而還者亦必由於是名雖爲衛實則卽一大都會所莫能過也故明初無志正德中始創於胡公繼修於彭公自茲以來幾經九十載未聞有嗣修者誠哉翰林倫公所謂創難而繼亦不易也庚戌冬予奉

簡命來蒞茲土卽擬修志書以昭一代之盛顧以政事繁劇未遑旁稽然此志殷殷未嘗一日去諸懷癸丑歲方修葺黌宮以及官府務期一切利弊有關國計民生者爲之次第舉行適奉

天子明詔繕治志書於是下所司博求儒賢旁採舊聞

稗官野乘皆在所稽故老遺黎亦在所擇然後引
綱巨紀炳炳爲章纖悉細微離離並著直令有善
必揚無媿不錄矢公矢正無黨無私閱數月採輯
成書藏諸政府凡使後之採風者取而覽觀而知
戶口之乘除貢賦之編額官府之沿革制度之廢
興山川形勝之壯我疆圉國俗民風之率我政教
無不燦若列眉洞如觀火庶幾瞭然於目而了然
於心於以助流教化一道同風未必不由於是則
是書之成或亦有裨化理竊自附文獻之一考敬
藉手拜稽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云時康熙十二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吉

旦

續修滄州新志序

閔一元

志者何記也記其事也封建廢而郡邑作壤地之
分合山川之形勝民彝物則之故寔不有紀載無
以彰往而察來也不有續述無以信今而傳後也
於是乎有志以記其事也昔在周禮職方氏掌天
下之圖辨其土地之界司民掌天下之版登其人
民之數天子受而藏之天府以施政事焉當是時
也列國皆有外史各畫其土地記其人民書其政

事行人采之輜車之使上之故聖王統天下之同而提綱振領或因大以貫其細或沿末以會其本譬之於身百骸成體而氣血會焉精神貫焉王者端居九重而知萬國之情察四方之隱䟽逃不避幽智不違不下堂階而運之天下以有此具也郡邑之有志列國之遺也然往往博者騁於蔓辭辟者淆於異說或華而不典或典而不寔大槩不求施用而憑於見聞不資化理而眩於觀聽非志之本指也夫志者鑒古而推之今考寔而見之治者也紀諸已往傳諸將來按之則其寔可紀施之則

其效可觀小足以序職大足以經世故君子重焉滄城之志草創於郡人月川王公繼修於上黨李公自勝國以迄今茲多歷年所矣今

天子乘乾御極撫有四海俯允宰執之請彙修一統全書上而通都大邑下至窮鄉僻壤無不搜羅哀輯上之史館而滄城之志經三韓祖李兩公之手而始就其間起例發凡分綱衍目條分縷析洞若觀火煌煌稱備美已茲者復奉文纂續近事以資編摩余自惟待罪以來屈指二載東西奔走惴惴焉如臨深履薄至於民生之利病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序
國計之盈縮歲時旬朔何以教民勤業而輸賦何以
勉民興行而善俗察奸弭盜何以相率無欺恤災
防河何以綢繆有備閭閻疾苦何以登之春臺士
氣浸衰何以勸之鼓勵余雖不敏罔敢一日自暇
自逸今且對簿西行矣捧檄色懼不得已謀諸司
訓蕭君萃多士於黌宮蒐羅採摭不逾旬而報竣
私邸披閱至於再三未始不歎蕭君之長於史才
也蓋作史一道自古稱難尚簡者多闕畧務核者
雜繁蕪工詞則或背於理論治則無當於事非擅
三長恐未足勝任而愉快也今觀斯志經野分星

畫疆定制興學治賦褒德敘功及夫發潛德之幽
光表閨壺之令範無不昭然可稽洵足翼贊

皇猷黼黻

聖治寧僅紀載陳編備一代之故實已耶愧予譏劣無
能承乏茲土不能仰繼龔黃之化而薑桂之性久
而彌篤以故寧爲保障勿爲繭絲寧爲鸞鳳勿爲
鷹鷂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是役也非徒附蕭
君以不朽實籍蕭君以寡過也書成謹拜手而序
於簡端以仰助

興朝同風之盛於萬一云爾時康熙十九年歲次庚申

天津府志
卷之二十一
序
仲秋穀日

南皮縣志序

劉 址

從來不有作者無以端厥始不有因者無以觀厥
成凡事皆然况一邑之志所關者鉅哉余承乏南
皮三載於茲矣盛衰之機興除之大莫不於志攷
之邑舊有志前令馬公重修於癸丑之歲時奉
天子允閣臣請修直省通志以成一統志縣寔爲之權
輿也余每披覽見其綱舉目張大小畢該若釐空
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越今七載時移事殊當事
者有原始要終之慮令各郡縣續修焉蓋欲觀厥

成云余捧檄從事兢兢焉惟恐無心以勝是任爰
諮謀於邑之神士耆老博採廣搜兆自癸丑以迄
庚申僅七稔耳其間賦役戶口之增盛災變之昭
著與夫人物品類之繁植雅士之贈答邱隴志銘
之傳述日異而月新焉使無以表彰之不惟有負
作者之心亦無以見因之者之功欲以觀厥成也
豈不難哉嗟嗟南邑爲瀛屬蕞爾之區地被圈佔
家鮮蓋藏屯衛雜處疆宇參差蒞茲土者每多鞭
長不及之歎常念夫瘡疾之未起俗尚之未淳士
風之未登於大雅蕩閑踰檢之輩狡焉思逞未能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也閉閣以思皆長吏之責也
竊謂邑無論大小事無論難易惟竭蹶以盡乃職
圖報斯已耳昔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
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告以禮讓誰謂民之於吏
不若金鐵之在爐冶惟其所鑄哉茲緣續志之舉
取邑乘而翫之其善者可法而不善可戒核真剔
僞綜其綱而附焉彙其目而敘焉凡有切於利器
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滋蕃庶咸不得以雜穢而
遺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
其所不載者亦可知已猶夫求金於沙斂而揚之
求玉於石剖而別之於以傳信經久善厥始也觀
厥成也此物此志也足以爲後來修明者之訂証
亦足以爲

典朝珥筆者所憑籍雖然余惟考往鏡來補殘釐缺敢
曰述者謂明哉亦庶幾乎竊比之義云爾康熙十
九年歲次庚申仲秋之吉

續修慶雲縣志序

李興祖

一朝開創必有度越前代之規模彪炳史冊而政
教號令之頒文物聲名之盛下逮薄海郡縣表章
揚勵勒爲邑乘所以志一時之行實備後世之鑒

觀甚鉅典也余於甲寅春仲始受

命爲慶雲令卽欲訪求縣志期悉古今沿革土俗民風
前賢往跡利弊興除嗣胥人持一冊至披閱大槩
新經陞任元公李公重輯條分縷析犁然可攷及
孟夏抵任見一城如斗所在凋殘觀其境內疆域
爲瀛滄末屬北連鹽山其三面俱與山左錯壤萑
葦嘯聚出沒無常氓庶驚惶商旅裹足因憶慶邑
屬滄州爲漢渤海地前賢龔遂作守曷以使民賣
劍買牛賣刀買犢不特此也額定地畝載諸版籍
兵燹後爲豪強侵隱缺額一百九十餘頃每歲賦

稅攤賠闔邑飲害多年熒熒予遺所謂救死不贍
奚暇治禮義哉蚤夜憂思亟圖安全之策嚴保甲
責逃防勸長善懲匪類昔之驚惶者今獲安枕矣
裹足者今履坦途矣歲丁巳奉有州縣官查地三
百頃以上卽陞之例遂躬親丈勘誥戒多方清出
地畝百餘頃余待罪民牧烏敢以功名自諱置民
瘼於弗問哉卽將查出地畝補足缺額外多二百
一十六頃有奇冊報徵租今則戶無包賠人安耕
鑿矣於是捐俸鳩工建社學於黌序左側延師設
教呶唔之聲洋洋盈耳棫樸菁莪之化庶幾拭目

俟之焉統論慶邑風俗民悍而野士樸而敦俗不
 修文而亦知好義人不畏法而僅自輸糧且也城
 無磚甃屋無瓦蓋鄉無物產地無古跡無玉帛之
 玩無聲色之娛無獄訟之繁無兵馬驛騷使客舟
 車之擾如坡公所云大抵皆無耳採風者可以知
 其山窮水盡地瘠民貧之至矣七載以來余固安
 其民俗之貧而其士民亦竟忘余之拙也前有未
 備聊為修舉幸今時和年豐

皇上宏開史館纂輯明書徵催舊邑志用敢忘其疎漏
 補其闕畧訂其舛訛以附青史并垂不朽若夫因

時制宜隨俗起化以愛養斯民期不負厥職以不
 負

朝廷設官之意者不能無厚望於後之君子康熙十九
 年歲在庚申秋八月撰

倪相如詩序

高恒懋

余自總角時即聞之先文端公曰天津倪相如先
 生為吾鄉巨擘詩古文詞皆能自出機軸以與古
 人相上下其鄉之先達以及宦於津門者莫不歎
 服一時造廬而請屢相錯趾相踵也予時心識其
 言而未獲見先生也及先生以卓魯報最晉秩民

部而先文端亦遊宦京邸余始得拜先生於庭余
後生小子方治舉子業不暇何敢與先生論詩文
扣且以先生殫心職業或於筆墨之事不無少間
孰知先生公政之暇日手一編不輟吟咏每過先
文端商確政事外輒譚詩文壘壘終日先文端亦
雅好不倦以故余又得竊聞其緒論而猶未及見
先生之詩文爲何等也洎余寄居津門先生亦以
罔卿在告門庭相望先生又以先文端之故推好
於余余因得時過先生之庭而讀先生之詩文焉
文之沉雄博大爲唐宋而不爲六朝詩之高華典
貴爲北地而不爲竟陵余雖未能深窺堂奧然以
觀昔自出機軸上下古人之言先文端其真知先
生者哉先生年邁古稀四方踵門而請者不絕先
生應之毫無倦色則先生亦可謂性情於斯道者
矣先生將以其刻行世而問序於余余言何足重
但追述先文端之所以稱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流
連咏歌而不能自己者有如此先生其或不以余
言爲贅也夫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一

終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七

藝文志

三

書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強碁間設終以陸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叅從無聲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
 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糝賓紀時景風扇物天
 氣和暖眾果俱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
 路文學托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
 遣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不白

與庾冰請褒錄中書令刁協書

晉 蔡謨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章其罪此古今之所慎
 也凡小人之類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
 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刁氏稱冤此乃為王敦復

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
 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
 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
 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
 者不絕之也孫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
 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於位者君之
 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罪宜見追
 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
 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
 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

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云元帝車駕釋奠拜孔子之聖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爾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琦皆元年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則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倡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爲主遇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項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

員外散騎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公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爲貴也而刁氏今賤若以爲富也而刁氏今貧今士何故反助寒門而並言之足下察此意

上賈滑州書

唐韓愈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十五章以爲贄而愈所以然之意於此自豐

天潢府志 卷之三十一 書 三
山之上者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
敢異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
伏惟閣下昭融古人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
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
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
軒堦遂拜書家僕待命於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
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
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惟閣下裁之

按賈耽南皮人貞元二年爲滑州刺史
韓氏上書當在是時

與倫式彥書

明 胡文璧

整飭副使胡某致書再拜於太史彥式倫先生閣下天
津志舊無有也凡天下郡邑類有志以昭形勝載沿革
紀風俗辨土物稽制度而天津曷爲乎獨無也蓋官府
市廛營伍廬舍率自本朝創設前此未之有焉則其志
之無考也固宜予按夏書禹導河積石至龍門北過洛
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註云水
陸變遷洛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又雜引酈道元
水經注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韋昭謂碣石昔在河口
海濱世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程氏

謂今滄州之地與北平接境相去五百餘里九河當其地今已淪沒予嘗行慶雲縣親過古黃河廣可三里許兩岸俱高丈餘宛然故道居人歷歷能道之數千年風沙填翳猶未能泯慶雲距滄州百四十里距天津三百餘里則所謂滄州北平相去五百里何嘗淪沒或者東北至海口古碣石入河之處入海則不可知河自南徙後九河故道或夷爲平地如所謂水陸變遷之說蔡氏註書時實未親至其地特得之傳聞耳疑此地三代時在大陸碣石左右今父老相傳猶稱九河下稍可知已秦漢有渤海右北平二郡渤海爲今舊滄州北平爲今

京師則此界乎二郡之間晉宋而降地名更改不可勝考唐初北海之濱悉爲郡縣獨此猶爲荒落之藪宋興因之景德盟好南北以白溝爲界天雄軍瀛州悉爲巨鎮白溝河今在定興縣天雄軍今雄縣瀛州今河間府以今天津屬河間在當時未詳所屬曾見文安縣有蘇洵祠曾爲其邑其簿又保定縣舊名三陽縣與濟縣爲宋范橋鎮青縣爲宋乾寧軍靜海縣爲宋渦口寨信安鎮仍宋舊名也元統四海東南貢賦集劉家港由海道上直沽達燕都舟車攸會聚落始繁有宮觀有接運廳有臨清萬戶府昔在大直沽去今城東十里許廢寺中

有至元間碑柳貫貢師道危素所撰頗載其槩沿沽而北爲丁字沽取水形象丁字也又北爲倉上爲南倉爲北倉元朝儲積之地時移物換舊名仍存明永樂初始賜今名建三衛宣德中建戶部分司正統中建衛學治中建按察司西涯李文正公紀之甚詳獨地志尙未有爲之紀者夫地志之關於政治尙矣昔蕭相國入秦府藏獨取圖籍收之因得知地里阨塞險易之詳高密侯初見世祖先披輿地圖示之則地之有志政治所先未可視爲文具而不之究也予非材自承乏卽進官屬師需父老諮訪形勝沿革風俗土物及先時制度事功

舉莫之能詳坐無志可稽耳時地曹汪希會分司監儲與予意合卽欲托之秉筆希會以前無紀述靡所憑據爲辭予笑曰志者紀實云耳九邱所載禹貢所書周職方所錄豈亦前有稽憑耶後世水經山海經方輿勝覽輿地志郡國志寰宇記諸書亦賢士大夫據所見聞筆冊以貽諸後耳昔人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乎此旣莫之有作矣及今不述所聞日益訛所見日益遷所知日益遺恐將逾久而逾無傳乎希會莫之能斷而竟莫之肯任也予因卽官屬生儒諸父老所能言者具藁先之顧才寡識陋學業荒蕪不知紀述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一 書 一
家體且屬公務倥偬舉筆輒擲者累月惟執事學擅三
長名重一代舉大魁職史館國家政治君相功烈皆將
待於如椽之筆茲者仙舟南旋取道斯境河水適合翻
然假寓天其以前之弗及作者屬之今日耶官屬生儒
素知予志適以爲言予爲之雀躍爰述梗槩旨干謁者
惟冀抽毫思舒華藻慨然揮翰以究鄙薄之志以慰士
民之心以成地方美事於千萬世之遠顧不偉歟母見
拒曰吾能言之文獻不足徵也

傳

孝宗孝康皇后傳

明史稿

孝宗孝康皇后張氏興濟人母金夢月入懷而生后成
化二十三年選爲太子妃孝宗卽位立爲后帝頗優禮
外家后父巒追封昌國公弟鶴齡壽寧侯延齡建昌伯
姻黨授官者甚衆又爲后立家廟於興濟工作壯麗數
年始畢鶴齡延齡出入宮禁縱家人爲奸利帝輒優容
之當此之時壽寧侯權勢傾天下河決山東副使楊茂
元言水陰類應在後宮后怒帝徵茂元至予杖謫武宗
卽位尊爲皇太后五年進慈聖皇太后世宗入繼進聖
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已用張璵議改稱伯母十五
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崩諡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葬泰陵祔廟后
生武宗及蔚王厚煒先是武宗崩國統中絕江彬等懷
不軌賴后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策禁中迎立世宗而
世宗事后顧日益薄元年大婚初傳昭聖懿旨既復改
壽安廷和爭之乃止三年興國太后誕節勅命婦朝賀
燕賚倍常及后誕日勅免賀修撰舒芬疏諫奪俸御史
朱泚馬明衡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惟聰等先後力爭皆
逮詔獄竟罷朝賀初興國太后以藩妃入號國母太后
猶以故事遇之帝頗不悅及帝朝太后待之又倨會太
后弟延齡爲人上變帝故坐延齡謀逆論死太后窘迫

無所出哀冲太子生請入賀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大
學士張孚敬亦爲延齡請帝手勅曰天下者高皇帝之
天下孝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
高孝二廟心耶孚敬復奏曰陛下嗣位用臣言伯母皇
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大小臣工默無一
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謀逆之罪當
坐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冬月慮囚帝
又欲殺延齡孚敬復力爭乃止亡何奸人劉東山告變
并捕鶴齡下詔獄久之庾死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爲請
益不聽御史陳讓從獄中上書詞甚迫切乃械死東山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一 傳
及太后崩帝竟殺延齡

張鎧傳

明 劉定之

張鎧祖通爲後府都督初任爲天津衛指揮僉事及居後府天津乃其所統屬衛僚有事來府約繩以法罕有所假貸而宗族留居衛有稍自肆者衛僚欲有以中之顧未得聞耳都督旣捐館其孫鏞襲天津衛指揮僉事鏞少長京師爲武安侯鄭宏婿頗習氣槩然家素儉薄無以交歡於僚鏞時出意見決衛事其明斷欲以取名嘗不悟其僚以踵常道故爲賢且厚積多藏能轉移事鏞所能勝也衛屬有勇悍者其僚陰嫉之與抗爭喧

鬧於衛署其夕取死者老嫗置諸衢誣爲鏞所殺網羅其宗族悉致諸衛獄考掠械繫文移誣佐獄成不可解免鎧鏞同產弟也未冠婚方事作時寓京師怨家以鎧爲幼無能爲亦不急捕之鎧獨念兄爲人陷則祖職墜父兄未葬母失祿養宗族淪胥矣我且獨以身當禍遂奮然出曰殺老嫗者鎧也事上刑部先在獄者悉釋歸鎧坐獄踰半歲有審疑獄於闕前自辨得免者相繼鎧恐獄變累其兄終不自辨銜冤復入獄又數月新天子登極與民更始重辟皆許自新於是鎧出鏞與其叔珉等迎鎧以歸見聞其事皆嘆息有爲泣下者予觀於是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一 傳
以爲可勸戒非一端處僚屬和則隙奚從生守先祿當
畏謹奚在作聰明爲宗族宜飭以禮使之假聲威適所
以禍之耳兄弟有肯代死者雖良朋但永嘆焉予於鎧
異姓鷹行故傳鎧以勸戒其家抑鎧亦可謂能爲弟且
童幼而能尤足嘉也昔童區寄見傳於柳宗元寄所能
未若鎧於倫理風化關係甚重予是以書之垂後
國朝

王翱傳

湯斌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會試貢士於行
在禮部舉翱第五時成祖欲建都北平思得北士

用之得翱大喜召見賜酒食及對奏名二甲第一
人翰林爲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右遷行人宣德
元年以楊士奇薦擢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擢僉
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還復巡鹽浙江四年
松潘用兵命翱同都督李安往討之事平鎮守陝
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翱以遼東法令久弛將士
驕玩至皆不肯力戰因諸將庭謁召都督以下
責以喪師失律罪當斬軍中股慄叩首願效死自
贖翱乃自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繕城垣濬溝塹
斥堠相望又以邊塞孤遠軍興輒虞匱缺緣俗立

法令有罪者悉得收贖十年間得金穀馬牛羊無算遂督諸軍出塞屢有斬獲進右副都御史指揮孫璟以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亦死他卒訴璟殺一家三人翱曰卒死法妻死夫女死父非殺也璟得無累卒以能將名十四年秋也先猝犯廣寧翱收兵入保或謂翱城不可守翱怒按劍曰敢曰棄城者斬伺寇怠遣諸將分道擊之也先勢蹙引去景泰三年還掌院事尋加太子少保會兩廣寇亂復命翱往寇聞翱至大懼欵服翱亦推誠撫之嶺南遂安翱久歷軍中恩威並用所至輒有

功他人莫能及也四年召還遷吏部尚書與王直同掌部事天順改元直老乃專任翱時李賢爲石亨所讒謫外帝以問翱翱力言賢無罪賢得留賢在內閣亦左右翱翱以是得行其志帝嘗從容謂賢今六部皆得人惜吏部王翱老爾賢對曰翱雖老精力未衰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帝喜曰如此可無慮每進退大臣帝必召翱咨可否寵待日隆羣臣無敢望所推擇文武大吏耿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施聚焦禮范信皆爲名臣常侍遊西苑醉命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翱落之稱翱先

生賞賜優渥每引選入奉天門或雨雪中貴扶掖
上下有所遊幸召翱俱輒傳侍郎代選然翱歸雖
極暮必蒞署閱所選惟恐有不當也憲宗立加太
子太保特命免雨雪朝朝以朔望三上疏乞骸骨
降旨慰留數遣醫視疾及疾甚乃許致仕卒年八
十有四贈太保諡忠肅翱剛明正直憂國奉公見
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稍未善則攢眉終日
聞四方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有無積儲民得
不流離餓死否在銓曹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
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論薦不使人知

恣情恩怨曰吏部豈快心恩怨地自處尤廉峻景
帝知翱貧詔爲治第鹽山力辭不受孫疇廕入太
學不使應省試曰汝幸得門廕勿妨寒士路有中
貴遺明珠數顆辭之弗獲綴珠衣領間數年中貴
死召其猶子還之女嫁爲畿內士人賈傑妻翱夫
人數遣迎女傑恚曰若翁典籤私我官京師反手
爾何往來不憚煩也夫人聞之乘間置酒跪請翱
翱怒推案擊夫人傷面傑亦卒不調也方曹欽反
執李賢於長安門往見翱翱叱曰朝廷何負若若
乃反耶殺李公毋寧殺我欽遽謝曰不敢驚長者

賢得免每朝退子然獨行馬昂崔恭輩皆翽所推
 舉同列九卿直名呼之其為時嚴重如此李賢嘗
 謂翽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臯陶
 九德王公有其五矣嘗對便殿英宗曰北人文雅
 藻飾不及南人顧質直雄偉緩急當得力翽承帝
 指引用多北人然所舉皆能其職至姚夔在吏部
 始推挽南人而清譽稍不逮翽故世以翽為善知
 人子孫世官錦衣衛千戶

趙氏孝行傳

趙景伯

傳曰大父諱巡王大父諱邦智第四子也王大父

享年百十有二其生平崇儉黜華以守禮為兢兢
 嘗有事輦華拾遺金酒肆中託故久稽俟其人至
 還之又有李姓名進孝者偶失其金於王大父機
 間翼日持還其家後被里書報大戶與同里張松
 共收里稅以貧不能應攜家避樂邑不意松狡以
 負逮王大父繫獄兼賄獄卒捽幾死時大父年十
 四痛言於諸大父曰有子四人而死於獄可謂有
 子乎曷往代之諸大父有以不敢往辭者大父毅
 然曰我以身代我即死有三兄父不為無子不我
 父死我四人無父矣言之泣下於時三大父願與

偕往給獄食及抵家蓬蒿滿目旋誅草開徑欲爲
炊乏米貸鄰高氏糲屑煮之讓三大父食三大父
曰汝食代父我食何爲於是食畢赴縣至劉公渠
適王大母霍自邑來見之驚曰汝胡來大父曰我
來代我父王大母曰汝父幾危官比甚急汝胡來
且汝父傳語汝等曰遠避勿來爾顧來來亦何益
旦暮吏來遍捕苟不脫卽長汝者無能爲矧汝幼
徒投死耳汝胡來語畢挽之南行大父曰兒誓不
回矣強之不得於是之縣白邑侯曰巡邦智子也
家雖貧猶有田宅父在獄其誰售願身代父邑侯

許諾遂釋王大父初大父之至縣未見邑侯先至
獄省王大父王大父大驚誠曰汝勿言恐人知爲
其子也大父大言於衆曰此吾父也今來相代衆
皆異之及見邑侯陳願代情邑侯遂釋王大父而
責大父因貫三木立逆風處與松同孿焉時當嚴
冬寒風凄冽痛楚有不忍言者松固甃者也心輕
大父少故以所扶杖擊大父櫻大父因好語詒之
因孿至近一扼仆地手足交加頓批其額呼聲震
天驚邑侯大父泣訴松惡狀因言巡父以貧故徂
亡於外會計惟松乾沒惟松於父何與邑侯怒易

大父櫻櫻松然猶未遽釋大父也大父至獄憤不
與松俱生當松食輒分其食使不得盡夜與共卧
豫以一磚作枕強擅其被使松不得安松叱之大
父大怒曰我與若命畢於此若尚欲穩睡耶因起
以磚擊其頸衆大異之曰此子未可輕也松心畏
焉後十餘日遇恩赦出遂與王大父完聚後生三
子其一諱光耀卽先嚴也大父教之就外傳雖遭
坎坷未嘗使廢學冀有寸進以慰王大父先嚴亦
濯王大父過百歲恐不及見其成挑燈夜深每書
借壽十年四字禱之隨書隨焚惟恐王大父及大

父見及入泮墓祭時王大父猶坐肩輿觀禮焉大
父固欣然云

王彧傳

趙炯

王彧字荀右孝廉玉成石麟公子也生而穎異五
六歲卽知禮讓九歲能文尤嗜臨池年十五出應
童子試輒冠軍明年同趙氏連玉子藏子宿叔姪
受書又明年同補諸生旋食餼其爲人有米顛漈
癖而溫潤靜好又如芳蘭竟體謝莊當年無兄弟
一妹父母性嚴急荀右孝謹如古人雖疾痛未嘗
見憂色事伯父母盡禮待伯兄弟以和下及僕婢

亦感其德內外無間與人交坦白始終不渝所知能勤懇告人不吝善亦不矜長其文務根道理善討昔人風旨不喜作悲壯艱深之調其書始學文衡山小楷間入元章後亦駸駸黃庭樂毅或進以行草荀右曰吾性不樂不願學也不嗜飲見花香月好攜知交傾倒日夜不倦未嘗學詩頗解其意記其咏斑竹云獨釣湘江上江水空自流英皇今安在猶見斑竹愁此可見矣惜其平生止此數語且成詩識也悲夫歿年三十有一其伯父爲立其伯弟之子爲子友人趙炯爲之傳

劉振基傳

郭爲英

振基姓劉氏字懷人瀛海高城人余官其地得親炙之恂恂然無疾言遽色間述其庭訓曰先大人之訓某曰忠孝大節讀書者類知之但恐爲財色所汨吾願汝爲好人不願汝爲顯官也故自昔及今夙夜以負先大人命爲懼而祿不逮存徒悲風木抑又何能余聞是言而惄然憂憂夫鞅掌以勞王事未必有當於忠而羈身數千里而不遑將母情奚以堪耶遂以待養告噫令伯之表初上少微之星已殞泣不禁淫淫下矣及得公誌銘見公之

行事而始灑然於向之所謂公乃隱約以教我也
公少時冬夜讀書有女鬻色前曰天寒甚能勿火
乎公曰火可爲覓火具詔之出卽閉戶堅拒之事
絕無知者邑楊生死而甦見冥官書此爲公陰隲
第一人以問公公弗答固問曰我輩自當戒色何
必求實終不答任資時有發藏者具訟訊之曰鉛
也公曰鉛乎汝自得之置弗究夫士君子立身先
正其本豈必奔女可以觀禮豈必藏金可以觀義
守禮行義忠孝基焉矣公辛卯舉人成進士於成
戊初任四川資縣再陞南城兵馬司指揮

津南笠叟傳

黃貞麟

津南笠叟者河間鹽山人姓褚名士奇字斗華笠
叟其號也博學宏文性淡定不事聞達崇禎戊辰
恩選入太學七入秋闈不售順治乙酉部催就任
曰二親老矣恐報劉之日短也辭之甲午以禮部
疏授通判復堅辭不受名其軒曰苟安居治蔬其
中躬自種蒔暇則呼兒孫課書日所需不求有餘
曰吾對山川草木得無愧焉足矣邑有畢姓子飢
弗食請於笠叟曰小人有田迫而求售懼不得所
直徒以滋苦公君子也當不類習俗斤斤不腆先

人之訖敢輸外府苟哀窮而賜之直死無憾笠叟曰家世貧宅身之道取衣食纔足他無須耳如子所命微弗願力且不逮其若之何旣而思曰人不能以祖父之遺棄而求恤亦何往不得或者乘其急而緩爲受欲枉其直者多也夫豈不知我之貧而數來告以我爲君子也我無以慰所望去而之他急何能擇將半價而售矣夫以避世俗而來終不免爲世俗所要其將奚忍聞所直實不逮數易衣乃得完語其人曰子以乏食失業後將益困其爲我任耕分種得粟可以食已而其人爲侵官貯

事逮獄幾斃笠叟憫焉請於公願以所買田還之其人計其時直則倍於昔也半以償原直半以補公其人蘇焉伯兄騰霞令通許歿於任子坦幼孤鹽人乘危構難不利於孤將使不食其餘不敢歸其在鹽之產使親族分得之持券歸將析笠叟曰是忍其流離終耶吾兄騰霞爲褚氏聞人一仕不以先祖之戚也不念寡婦弱子將安處所以慰在天顧利所有乎其焚之勿貽先祖戾耳告於鄉解釋難端鄉人重其義曰以公之德安孺子裕如矣笠叟常語人曰吾性情之樂惟讀書一事吾生平

自立可以生可以死恃有書耳以故垂老未嘗廢書其爲古文辭及詩歌興至而成成則毀之曰吾取適意不欲在人耳目間也其銘諸杖曰擇地而蹈履險則傾勿恃有杖步其不平南牕銘云映日之光旭牕熒熒映心之光暗室炯炯笠叟生平有如是夫

吳節婦傳

韓匡胤

吳氏鹽山孝名鄉人邑庠生劉執中妾也中四十無子且喪偶因納之時吳年十有七越七年中卒中父南庭翁年七十有七博學能文賓介於鄉飲

者三貧乏不事生產一廬寂守晏如也中方逝翁伏枕涕諭吳曰吾子死矣汝年方幼上無姑下無子中無兄弟妯娌吾須臾不死願親視汝改適也吳跪而泣曰吾家貧不能蓄僕婢翁年高多病妾安忍去翁固強之吳權詞以應曰翁駐世無多歲百年後妾去未晚自是晝夜紡績爲奉養資翁齒缺咬而食之手除污穢時理衽席越十二年翁卒殯殮無資撫篋號泣翁族姪庠生爲砥感其孝釀費以襄大事乃引吳前言相勸吳曰妾復何事哉妾奉翁艱苦備歷惕惕然恐幼不耐迤邐再拋翁

而亡也妾夫不冥日之責妾負矣九原往對何以
爲詞今幸矣養生送死差爲無憾吾死且快矣終
身事不自此畢乎爲砥嘉之爲割附郭田十餘畝
更建其室中門外設小屋一椽奉事之幾三十年
狀聞各憲扁其門曰苦節嗚呼節之一字不足以
盡氏苦行然舍節又奚名哉亡年六十有四爲砥
爲附葬於執中之墓並命其子運祺爲之祭掃至
今不衰云

碑

三岔沽創立鹽場碑

元王鶚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醜醜也者其澆
之謂歟天水爲五行之首而鹽爲五味之先可以便民
可以益國國之益民之便者豈淺鮮乎唐虞三代澤梁
無禁未聞有拘權之義逮至齊人管仲始議伐苴薪煮
水爲鹽日計而征其直漢晉而下因之取利設官置竈
旁及遠方雖蒲池之所自產益井之所自出莫不首課
額焉唐稱劉晏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時河朔用兵天下
之利鹽居其半鹽之利其亦溥哉國家創制事從簡易
燕京所轄有縣曰寶坻蘆臺越支疇昔之鹽場也曰三
岔沽則未之聞甲午之秋三岔之地未霜而草枯灘面

寬平鹽鹵湧出或經日自生時人指以爲瑞遂相率訴於官按驗得實受旨煎造初得舊戶高松謝實十有八人歲不再易招徠者日益衆河路通使商販幢幢往來是年辦課五百餘錠比之他場幾倍之無何康定之後爲勢家壟斷竈戶工本例不給之折以無用之物故戶皆貧窶借不能償至元二年朝廷擇人授任以中書省左右司郎倪德政爲禮部侍郎兼使鹺職公革去弊政善政日新成績上聞陞中都路都轉運使官大中大夫仍以提領稅課司荅木丁同知使事實抵鹽使曹巖臣副之授任之後蒞政清嚴以恤民爲急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竈戶歲給一一均及殊無折支諸物之弊有司和調彼亦欣欣然輸納自餘無私毫科斂由是人得安業鹽如山積於今三年矣前副使王進及耆老夏慶溫資甫梁溫全崔居仁採輿人之誦數來過願得一記刻諸堅珉以爲後來者之勸予初難之復因老宿懇禱不已乃嘉進等能事其事而不忘大中指授之功故撫其實蹟爲書之且告之曰古之場業已成矣而今而後更能恪然守其職以安其屬則國家懋賞自有不次之用予將大書屢書不獨一書而已矣

直沽接運官德政碑

元貢師道

夫易聖人所以明幽微之理然理非有形聲氣貌也於是設象以明理則因其象之昭昭者以明乎理之所以然逮其象天下之至險其爲理不難知其爲物不難見則莫過於涉川況川水以爲天下之至險何況於海合天下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未有不歸於海者故海爲百川主夫涉其支流聖人於易已設戒而謂之險難矣則其視鯨波萬里如坦塗溟渤九淵如郵傳囊括東南之稻米舉而輸之海六七千里之間轉漕流通儲峙不缺抑亦何以而能若是也歟是蓋國家無窮之洪休要非世之人小知狹識所能窺度也我世祖皇帝定都於燕

聚四方萬國之衆含哺鼓腹以仰食於燕使由江河轉運以饋饗於燕顧豈不可然聖朝規度包六合爲一家視四海爲一衣帶水故能運天下之至神越天下之至險舉無遺策以建丕基於無窮惟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是年夏接運官奉政大夫宣政院叅議石郁文甫監察御史史筠公質都漕運使臨清運糧萬戶等官一皆能以絜矩存心寬簡布政不眩明以凌物不任智以馭人其一時從事之賢者能贊翼其上之人矜哀海道之艱危糧儲之不易所謂表之直者影無不正源之深者流無不清要皆自然之理也是年押運官嘉議大夫海道

都漕運副萬實信安鄭用和彥禮能以誠懇孚於神人
 神聽不違故海弭颶風陰護漕船如出平陸是則孚於
 神明之所致也若夫公之慎飭廉隅能帥其下於是人
 心惠和感動一以公為命故其至於直沽也其聲實有
 以孚於接運之公卿然則接運之公卿能敷惠於漕民
 謂非押運之有以感動之不可也於是漕民相與言曰
 身為齊民世無不役之民使官吏一切如今年則吾民
 蓋未至於筋疲力竭也若是者何人之心理欲不齊天
 之道盈虧迭異後之來者恒若今之諸公卿則所謂息
 我黥而補我劓又豈無更生之理耶然我漕民將叩閣

以聲於朝則非下民之事將泯泯而遂沒其善則不可
 自比於人於是論列其所以敷惠於漕民者勒之金石
 與是年春接運官德政記同樹之直沽云

重修天宮寺碑

元商珽

天宮在河間路之無棣縣西北隅左枕老烏山之岡前
 面一河名曰鬲津迢遞而東西北濱胡蘇古河二水交
 流不舍晝夜蹙為漣漪怒為澎湃遠而望之如日馬銀
 山之狀其為龍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相傳唐太和中
 有大比 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廬棲止於茲厥後漸
 成巨剎樓閣崢嶸鐘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

固云盛矣金末干戈四起官署民居盡罹毀壞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爲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清海禪師自幼受經此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爲無爲皆爲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數十人懽然從之遠募四方近丐鄉閭積三年有奇由是採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甃於陶衆工雲集罔敢後時禪師躬程督匠幾忘寢食遂卜厥日以告成功寶殿中峙邃堂後居傍挾兩廊前敞三門以至鐘鼓樓閣之類罔不就緒復播土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諸神象梵相嚴飭觀者生敬經始於至大三年四

月訖工於四年二月因具其事狀來郡下懇予求記予少與禪師遊瀛棣間十年知禪師道行非常請詳記之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奠安其形軀庇覆其生徒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下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誘諸興造爲人天有漏之因俛俛然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役志於事功者果何爲也哉殊不知般若場中事理無礙內外渾融偏覆一切不卽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泥拘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禪師耽悅禪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知識過人殊甚予備著其事勒諸堅珉庶可以

戒世之馳驅空言者禪師名德淨清海其號也周遊名山大川所至之處廢無不舉今日之役其尤偉者也其徒則明觀明珠福海等行業皆有淵源可稱云

大中大夫長蘆都轉運使擢江西叅政崇祀名宦

秦寧何公德政碑

明 喻思恂

大丈夫之通籍也疆志而勁骨體用該之矣利鈍遇也制於人者也遲速時也制於天者也不以利鈍二心不以遲速改節隨所遇而經濟行乎其間去則思於衆沒則祀於土此天與人所不能制而德澤則主之矣夫德澤則我自可以制之矣孰知萌一食報之心則爲善必

不力展錯必不醇小忠小信假仁假義之迹不可以欺當日况欲卜世而無聞通遠而無惑也哉何公以萬石二十二年蒞長蘆運使越萬 三十年擢江右叅藩以去今三十年人思不輟既入名宦復請特祠以祀之公何修以得此聞公以名進上起家郎署擢守衛輝尋調臨江再調福州所至皆有異政聲望籍籍謂咫尺樞筦獨以骭憐拂權貴僅擢運長鈍也然公不以爲鈍籍衆綱而伍之時撥掣疏壅滯禁私販謹出納廉公平普轉輸不匱以佐縣官急諸商視如父母惟恐一日召還迺經兩考逾八年始擢叅藩遲也然公不以爲遲蓋公深

潛恬靜隨事效忠不為速化卽蟠腹韜畧足當文武一
 面方倭事鳴張及播百跋扈皆願身備行伍一建勲伐
 疏入不報而公亦不為躍治悶悶徐徐惠鮮洽於萬竈
 陽和益於千里豈苟且補湊之效哉乃公之澤不區區
 在此者先是滄州多獷悍隔一衣帶水卽為青壤綠林
 大寇時蹂城市莫敢誰何屢議崇城以防不測州小敵
 賦不足供辦公為搜括四萬金遂得巍然成鎮如四維
 而金湯之此非尹氏保障之風乎歲大饑流殍載道公
 捐二千金日粥萬口四閱月所活無算是公叔文子之
 惠也士苦擔簦莫資絃誦公創天門書院以育雋彥襄

煖筆札之費至今猶食其遺餼雖公孫氏子弟之教饒
 以尚茲海內有司贅視嗟司緩急不切嗟司亦膜視不
 司痛癢不關曰竈與民分袒耳孰有體悉周至殫力殫
 財捐形體而不有如此聞之祀典施法於民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崇城墮以衛其居
 大法也廣賑恤以衛其身大惠也儲館穀以衛其心大
 忠也有一於此足光俎豆况兼行三者奉施無斁慶流
 至今哉非歷年之多不能貯備助勦非施澤之久不能
 醞釀浸淫此又公無心而勤施天與人交助以成其美
 者也祠成士歌民舞商誦竈謳道長羅公恰以巡屯按

部樂觀其鄉先達之盛而於採風貢俗義得從諸大夫
 及士民之請以貞之石公諱高字汝登號泰寧癸未進
 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復為詩一章令歌以祀公
 滄海蕩蕩百谷歸高賢愉愉民所依雷震電耀生廉威
 疏淹平準淪浹微八年不調罔噓歛固我封守賑我饑
 大哉德教施不違蔚蔚菁莪承芳徽金翹翠旄觀容輝
 樂嘉旨酒薦芳醕經緯宵寘青元飛永遺令則倬巍巍

長蘆運使擢江西叅政泰寧何公德政碑

明 錢象坤

長蘆鹽筴亞兩淮蓋國計倚焉往時轉運使不甚重其

選秩高三品抑首藩臬以故賢者不樂就就者率卑澉
 下交取充額而已萬 癸巳詔推擇郡守有廉幹者監

其事隆其權任著為令曰有異等者朕能顯擢之於是

何公守福有望遷爾時新命始渙他運長猶昔也公至

引掌故坐堂延見州縣巍然如監司所委稱掣驗放稍

不中期令輒叅駁無所避憚蓋公潔廉自持居瀛八年

耗羨無所私運司給商布價三千餘金故事僅取空券

公按期悉與慶節生辰罔敢以一錢名賀者故能以鹽

官行其志長蘆二十四場及行鹽諸州縣鹽有多寡徑

有遠近商人惟利是騫而所事拘泥成例更移派撥以

大清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
致居積與經紀歲歲無常且今所逋不能取償來歲商
大患苦公白巡鹽使者令商得擇便自占官爲計引給
水程而已以故商人得盡資買鹽場有商所不至者公
以供御鹽藩鹽等用竈亦無失利焉邊商開中刻限甚
嚴顧每以六月得引農時僱值更倍夏多雨車行泥淖
中費日苦多公趣部倉勘以三月至給引以九月歲可
省脚費十萬金一轉移緩急間而造福已無窮若此當
權事起海內披攘吏武健者或以牴牾觸法公所處海
王地日交關通灣天津二大閘之間羣小信然肉視商
賈復垂涎鹽利奏請加稅設巡鹽指揮使冀盡奪其權

公令商鬻鹽每值一兩稅銀三分累解權使以塞明詔
指揮使第邏私販毋得與諸商市不激不隨玩二璫於
股掌之上俾奉令承教而不覺爲公所縻蓋有妙術也
始至日商三百七十餘名引額一十七萬課二十萬有
奇三年商籍日增所益引十七萬課十五萬兩此正詔
書所謂有異等宜膺殊擢者而公強直不修餽遺會計
部以逋課劾三運使連公公度疏辯何難自直顧若計
部何時舟師援朝鮮出海輒敗遂借商船莫敢應公曰
此正可以請時也乃襍引行鹽引目等三事上之部臣
慙欲自解皆覆奏施行而意不能無憾欲因以事適鋪

宮用亟檄轉運使掃棗進奉旣發矣復檄具五萬犒援師期五日不至以軍興論攢肴窘手莫知所措諸商感公爭豫來輸課五日額具部竟無以難也而又以羨篋州城翔天門書院處州俊士饗殮筆札皆具大禮則粥民日萬餘逾四月乃已其他如立五綱造舟梁劑秤掣輕重而寬其罰種種不備計甲午至今三十有九年矣而瀛人歌思不輟建特祠肖像祀之如生時蓋覲面而親者德意也畫一而守者良法也德意符良法乃可以久何公爲運長繼者瞿公汝稷兩公俱勵清操而何公多擘畫便易如前顧秉憲持正挺挺無所徇而瞿公一

遵何公法而煦以春和故諸商昵瞿甚於何如士覈父而得慈母然久而德意與其人俱往矣何者法不存也何公不然粵稽古權鹽任法精密稱公幹除羨償弊稱劉贄築堤衛田稱范仲淹公蓋兼有之至今仰牢盆而占籍者煉斥鹵而收倍息者誰氏之貽覩雉堞而屹然視書院而斐然當食必祭思其始也宜何公之久而逾思也雖然公具有文武材數以策干當宁欲西平播東援朝鮮不得用而僅一試於鹽筴而猶令人永賴也如此賢矣哉公諱繼高字汝登號泰寧萬曆癸未進士浙江山陰人余旣序其事系之以詩使歌以祀之詩曰

瀛州千里控海王熬波出素供天倉厥賦羸縮隨官方
誰堪鼓筴惠此商公守福兮廉幹揚帝渙新令比臬長
且懸異數酬其良彼其之子鮮克當膏脂膩人氣不張
公獨臨屬坐堂皇稱掣期會莫敢抗爬搔釐剔立五綱
聽商擇便鹽海場歲趣給引秋爲常車載牛曳違農忙
費息利倍來攘攘益課十萬有五強束修不行尙書望
倒置功罪困以躐舖宮五萬洗其藏驟令犒師具糗糧
尙聞於橐走如狂俄傾輻輳事克襄憂憂饑鷹扼其吭
史搏乳虎柔銀璫栢樹青青傲晚霜蓮花不染水中央
捐羨甕城屹瀛滄築室造士粥饑荒鹽官或謂百斯箱
官居八載惟空囊閱世已久民愈康以祀以報貌煌煌
余昔計偕出其鄉今來祠下愬流光黃金有盡仕有量
惟德在人永弗忘春秋伏臆走其旁斷石垂詩海與桑
誌銘

四川兵備副使北村張君墓誌銘

明

張

寵

寵始捧官慶雲部檄問道所從於人或告之曰子欲聞
鄉之賢士乎有北村張公者其寬宏樂易可親也其言
論風致可則也其文章政事則士林咸稱之是瀛海間
偉人也子行當見之矣寵起謝曰所願聞也鄉有賢達
吾將不孤所往庶幾朝夕仰典型請教益者其在茲乎

及至遂進諸生而首問焉則公已謝人間事矣不覺太息嗚咽蓋哲人之逝可惜而吾之不及見君子尤可悲耳居再逾時忽公之猶子典膳引庠生繼儒持公行實踵門以墓銘請且泣曰先人在殯幾兩期矣茲將以是月十有七日安厝先塋然未有墓誌非所以圖永久也敢以累先生某辭至三而請益堅因私念曰寵始聞公之名而恨不及見今幸得書公之實猶見公也又何說之辭遂忘鄙陋而勉爲之按狀公諱問之字曰子審北村其別號也家世居慶雲以耕讀爲事高祖諱大公會大父諱鑑大父諱陳皆潛德弗耀父諱琮初讀法爲省

祭官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屯田清吏司郎中母徐氏贈宜人生子三公自少穎異好學弱冠補邑庠弟子員中嘉靖壬午鄉試明年成進士爲慶雲士開先初授行人繼轉司副奉使皆不辱命陞繕部員外郎遷本部屯田清吏司郎中奉命監督蘇州等處工料公廉以律已嚴以緝下公私弗擾蘇民德之勒諸石以永其思督建九廟益懋厥績數蒙賞賚功成擢湖藩叅議閱三載轉蜀省按察副使奉勅備兵威茂等處威懷蠻獠安集兵民綽有茂績逾三載卽乞歸又逾年遂以疾卒於家時歲壬寅六月廿四日也遯公之生爲 治乙卯八月十有

九日春秋僅四十有八位不勝才壽不齊德人咸惜之
公生平爲人孝友謙抑宗族鄉黨無怨惡者伯兄相早
世公撫其遺孤恩若已出暨其成立不衰人皆以爲難
卽引與繼儒也朋舊過從必與之欵曲脫畧形骸徜徉
終日若未嘗仕有官職者器識清遠度量寬 要非拘
拘尺寸之士所能窺急流勇退年不待衰抑非達天知
命者弗能及也公先娶陳氏卒娶馬氏以公屯部時官
贈封皆宜人有丈夫子二長曰湖生次曰川哥皆幼冲
然英異雋茂當必追先志女一出馬宜人歸太學生陳
瀾甚宜其家公雖嗇於壽其身後之慶蓋未艾也寵不

文姑誌其實以俟太史氏采焉銘曰瀛海淑氣挺生人
豪青雲奮迹我冠立朝數歌皇華再擁旌旄肅將帝命
茂著臣勞褒章申錫行雁羣羔光前耀後麟角鳳毛功
成身退有譽時髦鄉評比德斗山齊高胡德則壽胡會
不毫將留餘慶以遺兒曹鬲津之陽厥土孔良風風攸
鍾林木維臧埋玉於斯厥後其昌繄千百祀潔爾蒸嘗
斯銘不朽公亦不亡

國朝

勅封安人徐太君墓誌銘

任蘭枝

初太宗伯長洲吳公視學畿甸時上章請旌婦人

能執節而敦於孝者一人

制報可命有司予金樹坊中衢以風示民俗其表者故太學生沈君之配徐氏而候選州司馬世英之母也未幾沈君以

恩得贈儒林郎而徐亦封安人既受

命於

朝士大夫益習聞其賢而世英之名亦由此著歲甲寅安人既卒且葬世英遣使奉狀來京師曰惟母氏實有嘉德惟嗣子之弗似不足以發前懿冀哀而賜之銘俾獲託於文辭使後世有述敢敬以請按

狀安人越之山陰人父斌遷寓北方因家天津斌兩仕別駕子之佐以鄉書官獻縣廣文安人少而淑莊動有禮法斌殊愛之爲求壻以歸沈君者故居餘姚有爲吏部尚書諡莊敏者其高祖有順治戊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者其伯父世多貴盛而後亦僑於天津君早入太學有能文聲斌意其速儁足爲安人耦然安人自歸君凡三年而君遂病病且不療是時安人甫二十志欲殉以死既殮君觸棺哀號絕飲食五日餘勸者不能入斌徐曉之曰若意烈矣雖然夫亡嗣未立而徒以身從非事

之難者也安人聞之乃稍自強活始沈君之從其
父而來燕也其母與兩弟尚留餘姚至是聞君疾
甚亟走數千里將來視君方抵君舅氏之宅於京
師者舍未定而君已卒母痛其若是也遂癡而臥
安人告於斌願往事姑斌與妻故憐安人始堅不
可顧義無以奪乃聽使行而約數千金資安人安
人奉尊嫜服勤左右咸備禮儀以其資竭供養未
嘗有所私吝視兩稚叔皆有恩比舅姑卒而喪葬
畢具無失舉者人咸以爲難始沈君旣卒無子煢
如也安人痛繼嗣之乏皇皇中疚五六年矣乃求

弱小姪以爲夫後鞠而撫之教而勗之愛若已出
以逮於有成是爲世英世英才器魁偉方著稱當
時所交公卿縉紳多推譽之者蓋嘗論臣之於忠
子之於孝苟少有志宜人人爲之顧往往缺焉以
爲世詬厲至婦媪之所重乎行者節而已蹈而守
之忠臣孝子是其合致共貫之美也觀夫安人所
自爲者凜凜然足以誓金石而動鬼神宜其旌於
朝廷而震竦遠近而世英又能以其無窮之思欲大彰
顯之而求爲之述志與事兩善也斯其可銘也已
安人年七十有四旣歿享於節孝之祠凡諸孫七

人女孫三人銘曰淑珪璋兮松柏姿楊華令兮芳
森蕤昭昭翼翼示世儀埏門幽幽兮石有辭記寒
泉兮慰子思

墓表

明詩人鷗海楊先生墓表

明許言詩

州大夫張公曰鹽山蓋有楊鷗海云鷗海故令稷山是
時承齋梁公未解也鷗海輒識承齋公列爲異等已果
發解山西登進士至今稱鷗海公不替於是檄鹽山令
訊鷗海公歿也優其後况也彰其名其庶幾稱厚道哉
是時河南許言詩令鹽山廉鷗海公故實蓋十得一二

焉乃拊手嘆失今不傳誰爲白鷗海者遂以張公所資
鏹易石樹表於墓表曰公名文卿字子質其先欒州人
也徙居鹽山者名和和生軌軌生公公幼穎異無童心
十五爲庠士再十年舉於鄉當是時已厭博士家言冥
搜奇索志氣凌百代以故不合春官式累舉輒不第鷗
海亦不以一第芥蒂也乃其性則純孝於是以父命官
稷山其任稷山時詞訟簿書類若泉溢而流豪奸大猾
槁振而落也顧獨重文藝暇則校諸士而上下之錄其
特異誘掖其不及於是稷山士無不才者先後以科第
稱是鷗海首事也嘉靖己酉以校士入棘圍一時同事

者飲酒賦詩鷗海搦管摘辭則雷奔電馳旁若無人人亦歎伏欣羨莫能措手及放榜鷗海得士爲最著則愈益推轂鷗海公已轉南都經憲鷗海素僻山水乃振袂揚舂自快曰吾不喜遷官喜得南都得縱吾詩魔也至則遐僻極陬凡佳山水莫不攜酒操觚遊遊卽題咏墨迹殆遍焉是時大中丞翁公與人少許可獨重朱射陂詩後鷗海至射陂之譽不無少減人亦謂金陵佳麗以雄稱二君一品題增色矣今觀其所爲詩如曰瀚海雲飛心共遠中條山色眼同春二水風帆懸夕照九衢烟樹帶晴嵐卽王摩詰李太白不過也如夾路笙簧山鳥

弄向人顰笑野花開菟園繚繞朱門別駕瓦參差碧嶽高則于鵠許渾可並駕矣山行云三月欲盡春事微紅櫻紫蔽眼中稀半吐未吐野花發欲鳴不鳴山鳥飛雙屐每衝石齒齒長鞭直破烟霏霏不得公暇下山去坐受天風吹客衣此皆非時所尙鷗海乃能造其闔域宜其絕塵於方之外也時方期大用鷗海以思親故得疾疾且不起則嘆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奈何舍老親在外乎作書寄鄉園舊好而歿歿於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壽五十有二無嗣貧不能歸至四十二年獲歸會梁公督儲天津賻之始克葬葬之時四月十三

日也父以鷗海貴封文林郎母馬氏封孺人妻常氏如
母封壽七十卒合鷗海葬於牛留之原女二一歸李實
一歸張繼忠俱庠生姪四人曰言曰石曰谷庠生曰善
庠生其視鷗海猶父也言詩旣表其封又繚其垣俾後
人香火之張公有成命推承齋梁公意也梁公嘗僉憲
河南不佞言詩特受其成者可以觀義而風矣辭曰乾
坤瑞氣釀作彩雲丈夫精氣釀作人文山川吐秀雷雨
氤氳揚君摛藻彬彬芬芬落霞斯爛龍燭斯焚虹飛萬
丈筆掃千軍崢嶸躑躅絕影離羣並馳秦漢羽翼典墳
維實有美其蕢實維穎異肇啟前聞其聲昭昭其

譽斤斤稷山流澤維德之薰戴勒其墓載表其勲後裔
者有聊適且云孰如鷗海造化平分失之東隅收之西
瀆千載一時際會且殷芊芊幽草蠹蠹香芸鹽山生色
渤海層紋彼遠者敬彼近者訢邑之長老慰語紛紜聞
風起者厚德惟勤爰有逸史雅好此君繼芳者味美在
埜芹萬 十一年七月上元知鹽山縣事正吾許言詩
撰文立石

明勅封文林郎武陟縣知縣圃泉李公暨配顧孺

人合葬墓表

明楊道賓

封武陟縣知縣圃泉李公卒之明年其子憲副君寓書

於不佞賓曰以藐孤之無祿而踰年違先君子養也以藐孤之無祿而三十年違先孺人養也孤將以丁未三月十四日合葬中山之陽惟是所以不朽先父母者待子之表而隧也而日茂世世子孫實拜明德之賜賓不佞與憲副君同舉太常視父母猶父母也是何敢辭則爲之表曰嗚呼此封公李圃泉先生暨顧孺人之墓而系之文曰公諱棟梁字子才青縣人也父曰興山公公生而偉岸異常兒興山公目之曰是子也必能亢我宗者而同里有世弁曰顧翁從里塾中奇公狀以女字焉卽孺人也弱冠補諸生名大噪諸生間諳執經稱帷下

弟子者往往成立而是時公方念兩尊人春秋高朝哺具甘脆孺人宜而進之退則益下帷發憤興山公安其養且日夜自熹以駸駸垂天之翼具也亡何興山公病公籲大請代卒不可起母氏亦相繼歿公哀毀甚旣葬事雞骨支床遂以是成健忘疾謂孺人曰余所以報二大人者蘄自致於青雲之上而今已矣余病且廢惟是子也才余將籍手焉遂去制舉藝而一意課憲副君於學孺人尤能佐之迨丙戌成進士公而後喜可知也而孺人則已先十年卒也憲副君之所謂三十年不逮養也憲副君之成進士也選爲武陟縣令滿考得封公如

其官太常人贈焉已而以卓異徵拜侍御史視兩淮蹉
政已僉三秦憲又再拜爲今官每被命則謂君曰吾父
子過受國恩何以報報在教而忠矣蓋敷歷廿年所爲
贖而貽諸官面而訓諸庭者洋洋滿耳皆諄誨也凡憲
副君之爲令而名循良爲御史而名執法爲藩臬而所
至著聲績士大夫往往豔稱之則謝曰余小子何知知
奉家大人教耳嘗聞行而廉武陟令之爲政也有節愛
聲遽喜而入凡三至令不能前知也武陟人亦莫知廉
者令父也柱史之任藩臬也人或稱詘公曰官方岳重
矣懼不任耳且兒能以直忤時吾復何恨然是時公病

矣故貌示強以安憲副君於仕而憲副君得公病狀輒
陳情乞歸歸而待寢食杖履者八年而公歿歿之日曰
兒以吾故虛歲月不爲國效命負聖主矣其末命猶爾
公天性孝友嘗奉興山公命歸遺券以振業伯氏伯氏
賴以無挫產又嘗爲義塾教其宗人而慷慨赴義能急
人之急旣貴旌旄造門絕口干請至郡邑所苦繇役輒
爲陳便宜有所興革鄉之人咸德之有吏而求覆露於
憲副君者及豪猾扞網而斲居間者每以千金壽公公
皆峻拒之終公之世無敢以私請其爲潔廉自好亦天
性也嗟乎連城之璞晦德弗耀積以遺子一剖而爲夜

光公之遺也夫龔之砥之琢而藻之沒齒爲期其爲弘
璧天球而以薦諸清廟當何疑焉訓若嗣而顯庸者脂
田沐邑貨布之贏世俗慕羨焉謂式穀似之其效哉籍
以方公何異食於抗濯者之視腐鼠嚇耶以此見公之
遠乎孺人之勸憲副君於學而不及貴公之及於貴而
猶勤憲副君於政也一也猶之乎無取於世也是故式
穀之報謂公食之而孺人獨不者皆世俗之所爲報也
舍世俗而有所爲報者公與孺人其知之已憲副君其
知之已公有子三人長卽憲副君次日盛日韓邑諸生
其先系婚嫁生卒月日具志中

祭文

祭鹽山縣學名宦鄉賢文

明薛廷熙

維隆慶二年秋八月鹽山縣署印主簿王 等敢昭告
於名宦鄉賢諸公之神曰竊聞國家制典以勵世風凡
生而行誼足以推重於鄉評死而惠澤足以霑被於黎
庶者於法得祀於社故今天下一郡一邑莫不有名宦
鄉賢祠而鹽山獨缺焉詢之故老咸云邑故有祠以歲
久而廢 等竊祿地方良用惻然茲以義起創祠於學
宮之右惟名宦自漢陸公而下十有二人鄉賢自漢鮑
公而下十有一人各立神位春秋致祭此皆稽諸邑志

文獻足徵者也其餘或湮沒而不彰或載籍所未備尚容博採輿論之公式廣崇祀之典庶百年遺愛終不泯於人心而賢哲儀型永垂於奕代此肩等好德秉彝不容自已者惟明神其鑒之尚饗

祭鹽山學聖廟兩廡文

明 朱鸞鶯

惟賢親承教澤羽翼聖道文通六藝懿行足式崇祀俎豆歷代皆然鹽邑彫劫薦遭饑饉兩廡粟主馴至淪沒某叨吏茲土深用憮然已酉春竭蹶經營鼎新廊棟今仲秋展祀確詳諸賢姓氏製土梓文以垂永久於虛淵源有自大繼往開來之功饗祀無疆明尚德崇文之報

伏惟尚饗

祭鹽山學名宦文

明 朱鸞鶯

惟公樹德千秋遺蔭斯土徽音雖邈廟食宜崇邇乃空祠頽圯几案蕩然白露侵堦幽冥失憑依之主清塵拂地庭除多搖落之形某蒞邑之初見之悽愴旣切景仰之衷遂懷繕葺之志其如物力凋殘艱於興作白鳩工度務凡四易星霜矣茲與學宮兩廡次第修舉廟貌重新棟宇再締於是稽諸祀典置主告成對越之時音容如在瞻拜之下型範儼存庶幾神靈永安輿志共愜矣嗚呼遠追先型修俎豆於維新用享明禋報功德於不

朽神其鑒之

祭鹽山學鄉賢文

明 朱鸞鶯

惟公德功並隆鄉國推重經文緯武茂著洪猷蹈義履
仁永垂師範典型攸寄懿好難忘某忝牧茲土嚮往良
殷乃馨著簡編塵生俎豆或續崇祀典記闕棗梨因嗣
纂邑志備詳芳徽祀事屆期禮宜祭告肅將供事表揚
與灌獻兼行休烈儼存偉伐共懿行不朽聊陳積悃庶
鑒予誠尚饗

誄

國朝

邢孝廉誄詞

周焯

邢子芸圃哭其母夫人過哀以疾亡冬十月家
人將厝之郭友人周焯悼其有行無年未竟所
學而歿也故私為文以誄之

子也無華脫葉存木子也善藏含瑜抱璞子無可
喜喜者實多子今若此悲者如何賀乎才鬼玠也
姿仙子非二子亦隕天年古人欺我靜壽鈍全子
痛母亡積思成病骨立血枯哀發天性母氏已矣
尚慶嚴君謂子死孝子不樂聞云胡既歿事多傳

疑孝廉父在京師書來家人對尸讀之汗出後父
之旅舍同伴夜見其白衣冠拜床下又有人見

之於土功祠與神揖讓先後者精誠不滅理或有之君子語常他不敢知平生素履實緬余思

天津鹽關浮橋議

查學禮

橋梁舟楫均以濟不通也古之人有言曰從橋安從船危則舟與橋分爲二又曰造舟爲梁則舟與橋合爲一然則舟楫之利有時佐橋之窮亦有時代橋之任也天津河流湍急不可以植柱石于是西沽鈔關二處各聚舟如筏橫亘中流以通往來名口浮橋利甚溥哉出東門而望爲衆水趨海之路其南衛河上游自大陸澤來者合四十九水自

寧晉泊來者合三水自滏陽河來者合十八水自滹沱河來者合十三水自漳河來者合十四水北則二淀之水合百五十支白河之水合四十五支永定河之水合三十六支九迴百折萬派千歧無不托此河爲歸宿河左右皆市廛民夾岍以居住來所必經獨無橋爲缺瓜以待渡噫何其慮之未徧耶今夫水之將赴海也性剽而疾一小舟亂流而濟自必與水爭以至眇之舟與至剽之水爭其常常遭覆也必矣况當要津其競渡者必多多則舟益重其渡之往返者必數數則利與鈍參半焉

夫與其濡足而入不測之淵何如坦坦然掉臂游行若履平地與其恐懼小心讎視編艦若畏途何如連蹄接躐奔走馳驅而若不知有水與其具鉤援設衽席日奪溺者於蛟龍之口而不憚瑣煩何如鳩工庀材蟬聯而筍接之成一勞永逸之計則鹽關之不可無浮橋理也亦勢也嘗謂創始之難者爲無成例之可援也今西沽鈔關業有成效倣而行之易爲力耳夏小正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王政也

南運河修防條議

陳弘謀

議得南運一河自全漳濟運以來一派渾流洶湧奔赴直隸境內雖免沮淺之虞時有漫決之患其漫決者皆係頂冲掃灣之處其泛溢者皆係河灘無堤之處是以歷來凡頂冲掃灣之處皆爲險工年年加高培厚俱動正項名曰官堤而所加倍者猶難十分堅厚臨河之舊土日被冲刷則新帮之土益難抵禦因有建築草堤鑲砌草工之事草工最易腐朽三年保固限滿卽須加鑲修拆是以沿河草堤日多費帑日繁而工之險者仍險此有堤

之患也至於河灘無堤之處或河岸寬濶或河灣
 淤嘴既無畏於頂冲復不常有泛溢偶遇異漲小
 民於水到之處築土擋禦名曰民埝而此一綫民
 埝臨時攢築不察形勢不加夯礮汛後隨即坍塌
 在水小之年似可不需此埝若遇大水一片汪洋
 在在危險此又無堤之患也自乾隆二年蒙 河
 臺

奏請建築高寬月堤放淤栽柳經 大學士鄂議覆
 准行之後節年以來已將舊有之月堤加帮寬厚
 放淤成工極薄之堤變為寬厚化險為平已有歲

效就此類推凡屬有堤頂冲掃灣之處舊有月堤
 者均宜加帮放淤舊無月堤者均宜另建月堤以
 備將來放淤至於無堤之處均宜就其高阜土脊
 另建遙堤以為外衛大抵地勢高阜者宜建遙堤
 而不宜建月堤若建月堤於高阜之地既不能放
 淤徒為積水所浸倘縷堤有傷水入月堤勢更湍
 急斷非月堤所能抵禦也地勢窪下者則又宜建
 月堤而不宜建遙堤若建遙堤於窪下之地不但
 水至建飯而下難以抵禦且使遙堤之內縷堤之
 外可耕之地常為積水深坑末由宣洩無益於河

有損於民此月堤遙堤義固各有所取而地亦各有所宜也自來之議月堤者皆謂放淤涉險寧可臨汛堵禦議遙堤者則謂築堤於水所罕到之地原覺過計殊不知頂冲掃灣之處縷堤平薄若不放淤日益汕刷舊土漸坍新工難固爲費日多一日危險日甚一日豈可苟延旦夕不爲遠計且放淤之法不自今日現在兩岸淤平之月堤不可勝數其他凡屬險工大半築有月堤前人爲此無非爲放淤而設自當因其涉險益加慎重一勞永逸以期萬全不宜因噎廢食坐致危險也至河灘寬

岸水勢雖云罕到然歷考近年水勢漸大乾隆二年之水大於常年而三年之水則又大於二年矣上年河水業已出槽平時所謂極平之工河灘之岸皆已過水官弁士民晝夜堵禦愴惶急遽幸蒙皇恩覆庇水勢漸退獲保安瀾倘再長數寸之水隨處皆可泛濫兵夫民力豈能防禦考之河防一覽所載規水之法凡凌汛長水一寸秋汛長水一尺捷地興濟兩減河自建閘以來凌汛從未過水今歲凌汛兩閘口過水四五寸不等就此而論焉知今年之水不更大於上年況河防重務有關運道民

生惟宜盡未雨之綢繆豈可徼天幸於萬一然則
月堤以放淤似險而實平築遙堤以外衛似迂而
實切誠經理運河之要務也先經檄行各屬預將
應建月堤遙堤估報繼又詳明將各屬估到工摺
檄發委員原任州判王道估計月堤原任州判
朱光鎮估計遙堤仍會商廳官印官和衷妥議詳
覆已據該二員會同估計摺報本道復往查勘就
中參酌凡堤外地勢低窪者宜建月堤以備放淤
堤外地勢高阜者宜建遙堤以防異漲如堤外地
勢窪下既不宜建築遙堤而形勢促迫又不能放

淤者則惟歸於歲修項下加帮縷堤逐年漸帮數
年之後可以帮至數丈之寬厚亦與放淤成功之
月堤遠築高寬之遙堤無異矣此分別新建月堤
遙堤之情形也至河道綿長工段甚多需帑浩繁
難以一時並舉細查原奏有陸續估報之議今應
就中分別緩急如縷堤已經單薄舊有用堤者今
歲卽行加帮放淤縷堤單薄舊無月堤者今歲新
建月堤俟明年再行加帮然後放淤如縷堤尚未
單薄雖舊有月堤亦俟明年加帮放淤如無月堤
則俟明年方建月堤至於遙堤則以水到之淺深

遲速如上年水已抵岸者今歲卽建遙堤上年水尙未抵岸或抵岸而相離尙遠者亦俟明年方建遙堤此估計遙月堤加帮縷堤月堤之緩急情形也統計全河今年放淤者四十八段急修月堤遙堤二百一十七段緩建月堤遙堤二百六十五段此外可以稍緩放淤之舊月堤六十三段俟下年同今年新建之月堤參觀形勢逐一加帮漸次放淤約三年內全河險工皆可以放淤成功今估緩修之遙堤亦於三年內可以建完再有零星段落缺陷未能接續者止須河兵民夫陸續補築亦可全完自此以後全河兩岸凡頂冲掃灣之險工則縷堤皆有數丈及十餘丈之厚儼同遙堤河灘之平工則有遙堤層層外衛堤埝相接卽遇異漲聽其平漫不勞堵築無虞泛濫惟有逼近城垣村鎮河岸逼窄不能遙堤不能放淤又不能帮築縷堤然後用草工衛護計全河不過五六處而止此建築遙月堤之後不出三年可期安瀾之情形也所有估計急建之遙堤月堤及加帮民月堤放淤各工通計需銀四萬一千一百二十四兩此乃預

先

奏准非年年常有之工應於預備項下動用列為另
 案至加帮放淤之舊月堤內有官堤有民堤官月
 堤動帑歲修久有成例民月堤若令民修虛堆鬆
 土難以放淤又不便將民堤歸入歲修亦應歸於
 另案統於完工之後聲明同歲修案內報銷其加
 帮縷堤拆修草工加帮舊官月堤放淤者需銀一
 萬四千六兩此應歸於歲修項下報銷謹將另案
 新建加帮之遙月堤造為一冊另案緩修之遙月
 堤造為一冊歲修加帮之縷堤月堤及拆修草工
 另為一冊其舊有月堤可以放淤而縷堤尚屬堅
 厚可以緩至來年放淤者列為一冊統希預先

題明以便次第辦理惟是工段既多易滋弊竇官堤
 民堤易致混雜備列數條謹陳於後

一動款宜指定也查歲修需銀已有撥定本款足敷
 分發毋庸另議至另案工程共估需銀四萬有奇
 因工程尚未題明未便赴部請領自應在於
 預備十萬兩之內借撥但預備一項僅存銀二萬
 兩其餘八萬兩係永定道借撥屢催未准還項今
 應先於二萬兩內動撥其不敷銀兩俟永定道借
 還動撥尚需時日恐誤工程應請於題估之日
 即一面給咨赴部請領以還預備并找發應用
 庶工程得以早竣也
 一土方宜核實也所估工段雖經丈量終屬約計正
 恐工段綿長繩索丈尺未盡確實若令細估方造
 又候興工之期除已將急修之段落起行令作
 速興工外應請行各該廳遵照所開起止段落乘
 此甫經動工之時再往逐段估計細加丈量另造

實需土方銀數細冊送道俟完工之日該廳照此
 細冊查量如合式無虧出結報道本道亦於汛前
 覆勘如丈尺畧少押令添築夯礮不實押令翻築
 並將監修承修各官揭報請參汛過之後如有坍
 卸仍令承修官補築如式方准報銷
 土方運價宜分別也運土寫遠之處例得照加運
 價今各屬所開運價其中不無混冒應行廳於文
 量時查明指定就近取土如實在就近無可取土
 之處該廳分別遠近丈尺叙明出結送核出結之
 後或經查出以有土作無土以近取作遠取一
 揭叅究追如新舊月窪之內亦可就近取土待至
 放淤仍可淤平不必舍近取遠但不得挖傷堤根
 再河水已涸之後淤灘河底在在可之亦可就此
 取土以省運費即或與遠運同價亦可借此挖去
 淤嘴此一舉兩得之道也
 官民堤宜分別也沿河堤岸俱有字號達部有官
 堤有民堤官堤危險動帑修築民堤聽民修築官
 堤責河兵看守民堤責民夫看守此定例也今奏
 明另案遙月各堤乃係於縷堤之外另議建築以
 為一勞永逸之計實與常年修築者不同其應築

遙月各堤有應就民堤民堤民堤民堤民堤民堤
 者有應於原無堤埝之地添築者蓋惟縷堤內有
 官堤字號縷堤之外無所謂官堤也若拘於民堤
 民修之說在小民食力有限豈能一概興築且民
 修之工不用夯礮隨修隨塌亦非永期堅固之意
 應毋論官民字號凡關估建遙堤月堤者均須動
 帑俟三年保固之後仍交民間看守方無偏累
 可經久其就舊有民堤加新用土方以為遙堤者自
 應除去舊有之土方另估新用土方以免混冒其
 加帮舊月堤放淤之內有原係民堤之月堤者定
 例仍派民修但加帮月堤專為放淤最關利害若
 責民修不用夯礮難以放淤省費無多疎虞堪慮
 且此堤一經加帮淤平之後永無修費又與年年
 歲修者不同應歸於另案遙月堤之內不便聽之
 民修亦不便歸入歲修也至於定例民修民堤每
 方給銀三分九釐以寓興工代賑之意在工段無
 多原係民間自行修補者得此三分九釐足供飯
 食若工段甚長土方甚多當此災歉之年小民覓
 食為艱豈能責民間合力築此大工且現在帑修
 之工俱係每方一錢三分六釐六毫亦係僱募附

近窮民興築小民又豈肯舍每方一錢三分之工而作此三分九釐之工名似體恤其實派累恐非皇上給銀代賑之意應請歸於另案一體動帑興築層層夯礮待保固三年之後仍令民間看守至於零星民堤民埝仍責令民間合力興修竟不必給以三分九釐在民自保田廬土方無多或易為力其官堤零星殘缺則責令河兵力作興修毋致糜費也

一月堤更宜堅實也放淤全在月堤堅固萬無他虞今歲估計放淤之工甚多皆係舊有之月堤因恐當日所築虛鬆而堤外又係窪下之區故另估計從外加帮截堤一以閉其孔穴一以厚其根基也至於新建之月堤專為將來放淤之地正宜於此時將根基加築堅實一勞永逸在此一舉今歲各州縣工段甚多印汛各官恐難兼顧應請遴委効力人員前往監工與該州縣汛官分定工段凡加帮月堤放淤之工及附近有新堤均令該員督率監築將來放淤即令該員在彼經營如有疎虞一併揭參庶効力各官知目下加築之工為將來放淤之責自必實力實心認真辦理俟成工

之後分別勞績彙請獎勵凡築新月堤務先將平地夯礮三次打入五寸然後加土仍復層土層礮不得稍有假借其加帮舊月堤則須將舊堤鼠穴灌洞尋覓創挖并令新舊押入三步俾其粘連月堤內之柳株仍存留聽其淤深仍可長發月堤外之柳株如有逼近堤根者許其砍去以便夯礮其柳枝即留為防護之用俟淤工完畢之後仍照補栽再定例効力汛官經廳縣保詳咨部許其領帑承修者一體保固今歲工段甚多如州縣力難獨任承修者許其於効力官及汛官內出結保詳分段是亦分任責成之一道也放淤原是化險為平汛漲之時保護縷堤尚恐不固今開堤放水誠為平汛漲所恃者先期事事安頓色色預備則水性緩急操縱在我可無意外之虞上年業經詳明凡放淤之處多派員役多備物料預先造冊通報如物料人夫不齊惟州縣官是問惟是放淤所需物料不止秣稽椿物也未開淤口以前層層鑲砌既開淤口以後無論風雨晝夜均宜輪班看守額設之河兵

此時正值防險難以分佈其人夫燈火尤不宜少
 歷來搶修項下無此名目今各州縣畏懼賠累趕
 辦不前恐致貽悞應請附疏
 題明凡有放淤之處如實在用去燈火人夫等費許
 其附入搶修項下仍將所需物料人夫燈火預先
 造冊通報俟用過令該廳核實出結請銷其不用
 者不得捏冒

堤身高寬宜相地收分也新建月堤將來放淤之
 年仍須加帮原無庸過用坦坡至於遙堤乃在河
 岸無水之處不必高寬一律致滋糜費其高低各
 按地勢高下其寬窄則照平工之堤每高一尺用
 二尺或二尺五寸收分其頂底統照此計算不得
 過於陡直至於加帮縷堤月堤乃傍舊堤加土則
 不必一律收分總以衛護舊堤新舊堤相連為合
 式如沿河險工則遵照憲行圖式分別收分不得
 任意寬窄如此則土方不致糜費而工段又可堅
 固矣

子牙河修防條議

陳謀

議得子牙一河上承滹沱滏陽及南北二泊正順
 廣等府西南一帶諸山之水經由河間獻縣大成
 青縣靜海五縣地方統於王家口入淀一派渾流
 洶湧奔赴幸兩岸堤工離河甚遠河岸寬闊水滿
 之時以河唇為受水之區水過之後河唇窪地仍
 可種麥堤不頂溜無冲决之虞水不束沙無淤淀
 之患不與水爭地而地仍可耕種前人布置實已
 盡善惟此河當日至獻縣之完固口分為兩支小
 支由完固口經單家橋至青縣之鮑家嘴出運河
 大支則為子牙河由獻縣之臧家橋歷河間之沙

河橋而至大城之王家口歸淀兩派分流一歸於淀一歸運河其勢猶小又上流有南北二泊爲停蓄之區水來尙緩且靜海未建東堤水口寬暢歸淀亦易雍正四年因慮運河水漲將完固口阻塞南北二泊之中挑挖灋河一道計長四十餘里建堤收束水發順河直下不能停蓄而靜海又建東堤上流勢旣浩瀚而歸淀水口日益淺窄不能暢達遂汎溢於河間獻縣大城青縣靜海一帶地方汎漲之時水與堤平風浪易起漫決勢所不免今完固口一支有關運道難以議開靜海之東堤已

經建築亦難全廢本道周遭閱勘逐加籌畫惟有就現在之堤岸設法捍禦以抵風浪就現在之河身設法疏濬以資宣洩汎至免於冲決汎後水早歸淀兩岸之河唇窪地仍得種麥安居庶於五縣庄民有所裨益謹列六條如左

一子牙新河不宜清濁合流也新河原係分洩大河之水大河之水由廣福樓分入新河至谷家庄歸入獨流大坑因廣福樓爲新河入口之處形勢曲折不順不能暢流又因河間大城青縣之積水自西南而來由馬家橋河趙二庄河會於黑龍港河順勢同入新河此三河俱係清水一入廣福樓與大河之濁流同行清濁相混沙澄泥淤以致下流壅滯新河益淺出口阻塞現在河身僅有二三尺不等有河之名無河之實今年水發淀河之水反倒漾南流黑龍港等三河一派汪洋積久難消皆

由新河水勢不順清濁同流淤塞阻滯之所致也
 查廣福樓前新河之舊家口原有橫堤一段分隔
 渾水因從此處接開新河乃復挖去今舊堤尚存
 請將此堤加築完固俾子牙渾水不入新河俱從
 大河流瀉止將黑龍港三河等處之水順勢專入
 新河歸於獨流大坑俾清濁分流並將河身淺塞
 及谷家庄出口淤塞之處再加挑挖使清水一直
 順流則新河有洩水之利無倒漾之虞黑龍港以
 南一帶之水由新河順流歸淀及早消涸河間大
 城青縣可以無悞種麥矣
 歸淀水口宜加疏濬也子牙全河俱於王家口歸
 淀此處不能暢流河間獻縣大城青縣靜海均受
 淹沒是以從前有請將子牙橋以北兩岸之堤展
 寬數十丈之議因工大費多未曾准行而王家口
 出淀之處有淤嘴一段名三家淀雍正八年曾經
 挑挖因止於出口處挑挖未曾挖及水溜之處歷
 今數年西流淤淺難通東流灣曲而淤塞以子牙
 河百餘里浩瀚渾流全憑此一綫之口歸淀實全
 河吃緊之區應請飭令將王家口歸淀處所詳加
 勘佑凡淤嘴及東西兩流有所淤塞之處一律挑

挖令其直達台頭乘溜而行庶傳送疾而宜洩利
 可免沙停復淤而全河暢流歸淀汎至水無倒漾
 汎後水亦速消沿河兩岸窪地可以種麥矣
 一 閘留二庄漫口宜就勢開挖支河也青縣靜海交
 界子牙河之處地名閘兒庄留兒庄地勢最為窪
 下三面皆水堤東即係蔡家窪水深勢闊每受風
 浪搏擊最為危險從前曾建有椿草工程不過孤
 立於河窪之中今歲已經冲决即復再為加築亦
 難抵禦是以前道有修之無益廢去此堤之請但
 廢堤而不為導流宣洩任其泛溢亦非常策本道
 往還其間訪得此處原有一河名牛欄河又名官
 家河水由蒲港窪一直入淀雖已淤平河形尚在
 夫以子牙全河之水至此歸淀則此處本屬受水
 之區是以堤外有蔡家一窪堤內又有朱家窪蒲
 港窪層層蓄水長年不涸與其築此堤以隔絕兩
 窪而兩面之田仍不免於受淹不如順水之性不
 築此堤仍復舊河使之多一歸淀之路更為省事省
 而功倍請即從今歲漫口之閘留二庄中間順水
 流之舊跡稍一挑挖使子牙大河之水由此支河
 而達蒲港窪漸次入海止須挖深洩水不必築堤

汎漲之時聽其泛溢汎後水歸支河無堤則不受
 冲决有河則水可歸槽沿河兩岸之地既可得淤
 亦可種麥較之近來年年堵水種植水到仍一無
 所收者其利倍之况子牙全河之水歸淀止有王
 家口一處又已阻塞今開此引河由蔡家窪而朱
 家窪而蒲港窪逶相緒蓄然後歸淀水性就下尾
 間暢流子牙河多此出水之口而水緩沙停及至
 入淀已成清水不致淤淀于淀于河均屬有益現
 在谷家庄等數十村以離堤甚遠汎至淀水倒漾
 此堤築之無益民力難堪紛紛具訴則就此决口
 作為支河不獨谷家庄等村便之即近堤之民積
 水有所宣洩於民情尤甚順利也惟此堤為南北
 通衢既於此處開作支河應作木橋以便行旅
 沿河之小月堤宜取直另築也獻縣河間大城一
 帶東北岸之民堤離河身尚寬無迎溜冲决之患
 止有風浪搏擊之患細查連年漫决之處皆係小
 月堤皆因彼此漫口之後臨時搶護棄深就淺因
 出月堤以便合龍而搶護之後只圖省事就此為
 堤是東北層層之小月堤皆一時就便搶築並非
 當日興築之時故作此曲折之堤也築堤原以抵

浪一有月堤三面受敵又係臨時下水將草木鑲
 築根底鬆薄汎水一至焉能抵禦歷年漫决皆係
 舊時漫决之處其明驗也請飭令該廳印汎逐加
 查勘如有此等小月堤悉行取直改築而沿堤勢
 處低窪積水不消有傷堤根今築堤取土務須離
 堤十丈以外順地勢挨次接續起挖上下通成一
 壕以達於河俾積水俱從壕中瀉入大河堤根不
 復積水不致隨灣蕩漾堤工自得穩固
 沿堤宜分別種植柳葦也河堤種柳久奉通行但
 其中有株柳卧柳之不同株柳可以備料至於抵
 禦風浪又易成叢隨砍隨發則卧柳為宜子牙河
 淀池皆屬一片汪洋不畏頂冲只防浪擊抵浪之
 法最為吃緊請於臨河一面堤根坦坡栽種卧柳
 水深者栽種蘆葦臨堤內一面仍種株柳以備取
 料其卧柳名色一曰畚箕柳又曰坐地柳與柳樹
 不同每歲清明節前栽種用大麥一撮入土四五
 月得水氣便長至三四尺高根底叢生茂密與編
 籬相似隨砍隨長無慮偷盜應請飭令廳印各官
 於春融之時督率民夫於堤根坦坡及堤下河灘
 悉種卧柳倘堤下無灘酌量地勢於二十丈以外

開一水溝使之稍高成灘便可多種其水深之處
 并令兼種蘆葦至于堤內一面則仍種成株柳樹
 以備料物所種柳樹蘆葦每年廳員於三月內親
 勘點明結報如有短少及種不成活着落補足結
 報之後如有短少惟聽官是問數年之間堤根二
 十餘丈皆有柳葦形似編籬勢若重圍縱有風浪
 亦可無虞矣
 一河唇溝口均宜堵築也沿河窪地俱在兩岸之外
 卽所謂圈地也河唇之上汎水漲發原係受水之
 區能使河水未經出槽之先水不入窪而河水已
 經落槽之後水不積窪則沿河一帶窪地均可種
 麥卽所謂一水一麥也惟河間大城一帶有河唇
 口子防汎既不及此堵禦又未如法竟有寬至數
 十丈深至二丈餘儼同減水河形是以河水尙未
 出槽水已灌入窪內而河水落槽之後窪水仍不
 涸出勢同倒灌幾成不涸之區傷堤工而誤種植
 深爲貽害查此等河唇各有地主向例責令地主
 堵築獨力難支遂至觀望應請飭令廳印各官逐
 處查勘凡有河唇溝口殘缺未築未補之處統於
 春融悉行上緊修築整齊如何唇寬深均上不能

獨者着落地主備料印汎官撥夫帮築務於三月
 內將築過某口若干丈尺俱已堅固此外並無未
 築之口具結申報如有虛捏及怠玩不遵定行嚴
 叅向後每遇汎期請添委効力官并防河唇以免
 再有冲决至於堤根低窪之處積水已深卽至汎
 後河水歸槽而內低外高亦難消涸種麥無及應
 飭令于河水落槽之後相度形勢順流開溝引水
 歸河務使積水涸出一尺民得耕一尺之地早涸
 一日民得早種一日之麥于次年汎前仍當堵塞
 以免倒灌

田賦宜分別豁除也舊于牙河東堤以東新子牙
 河西堤以西地方廣闊約四十餘村庄東西南三
 面皆有堤工北面臨淀其中土地有有糧者有無
 糧者有水退而後可種者有水不能退終不能種
 者今既就東堤開通支河使子牙河由此歸淀不
 復築堤則水大之年積水難于驟消不及種麥亦
 當籌及乾隆三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州縣舊有渠淀歷年久遠附近居民築堤耕種漸
 有收穫報墾陞科壅培漸高而水不下注此積水
 難消之由也着留心體查若有已報陞科者免其

賦稅不得築堧築壩以阻河流庶積潦不致為害
 而于地方實有裨益欽此欽遵在案是各處淀窪
 止宜仍留洩水不宜堵水作田既將報糧之地仍
 留洩水即應將已報之糧分別豁除所失者少所
 全者多直省水利情形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今此四十餘村地近淀池窪泊相連原
 為受水之區應行令地方官查明開挖支河之後
 何處受淹何處仍不受淹除原未報糧者不計外
 其餘分別議詳附請
 題明豁除遇水小之年仍可一水一麥即或水大難
 消民間不致以虛賠糧賦而支河開通之後水得
 順流歸淀五縣之水均有宣洩庶為兩全無害之
 計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七 終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志

辨

國朝

渤海辨

王 奐

自河間屬有渤海之名後之作誌者遂將歷代人
 物係渤海者盡入河間誌不知渤海之地有三其
 在中國者曰郡曰縣郡則兩漢晉魏隋也郡治遷
 徙不一所屬亦異在幽冀兗三州地縣則金元也
 一縣而已屬山東濱州之倚郭其在外國者曰國

惟唐有之按唐滅高麗後粟末靺鞨率衆挹婁之東牟日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抵新羅東抵窮海西抵契丹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地方五千里有五京十五府十二州中宗封爲渤海國王此唐時渤海之始也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所以其人材亦遂挺出立功中國列於朝右者不乏國至後唐時爲遼主所滅其地又爲東丹若夫中國河間之渤海則西漢渤海郡治浮陽縣國二十六屬幽州東漢渤海郡治南皮縣國八屬冀州晉渤海郡治南皮縣十

屬冀州北魏渤海郡治南皮縣四南皮東光修安陵而已屬冀州隋渤海郡治陽信縣六屬兗州部也豈與粟末海外之域同日語哉彼營已距長安數千里況渤海又在其東其去幽冀不啻霄壤奈何以在彼之人物而濫竽此地耶故唐之李懷光爲靺鞨人遼之夏行美高模翰元之任連哥爲渤海人均渤海也舊誌誤收今皆汰出其有疑似未辨者以此考之

伯奇辨

王 奐

伯奇古孝子舊志收入河間孝友人物中別無所

考但以其父吉甫墓在南皮也按吉甫周太師宣
 王時人正屬西周世鄉著姓世居京師不應墓在
 南皮相距二千餘里也況墓已湮沒無驗證未知
 果係吉甫否何緣其子遂為南皮人耶又伯奇在
 吉甫生前已彼譖而死尚不識其藏蛻何所縱令
 東也

啓

國朝

重修臨津樓徵詩啓

蔣錫震

蓋聞輞水淪漣時載右丞之咏鏡湖上下不忘賀
 監之吟雖亭作於智仙記傳太守即閣崇於帝子
 序藉書生若非重以如椽豈能藉以不朽如直隸
 慶雲地濱海濫星次危分噓氣成雲邑由是而得
 慶環河作帶樓用是以臨津想季莝之遺風幾經
 千載思伯禹之明德半屬九河若鬲津若胡蘇若
 馬頰左旋右繞俱收指顧之中如落雁如臥龍如
 老烏極委窮原盡塞咽喉之隘棗城烟雨便是物
 華杏岸曉雲無非天寶况蟠根仙李故唐之相業
 斯宏泊奕葉猗蘭有宋之人文特盛他如修山深

水一葦來蘇古渡寒臯三橋通濟白雲綠渚徧題
咏於前賢素壤黃花留唵哦於後哲然而花飛草
歇無盛不衰薪盡燈傳有開還繼則臨津樓之重
建自我朝副憲薛公始也是樓斜連綉野直接迎
薰較星落之高去纜尺五規齊雲之麗極備萬千
白水澄鮮平吞遠瀨明霞炫彩遙映晴嵐喜出入
之魚龍層層狎浪羨浮沉於鷗鷺點點衝波謂八
景皆遜其天然意四時益增其盛概神怡心曠何
妨把酒臨風海濶天空直可登高作賦嗟乎先憂
後樂當求古仁人之心繼長增高不負斯作者之

意懼竹樓之易朽覺是無聊笑黃鶴之難搥終爲
使氣苟置身百尺何人之致偏豪更極目一層若
個之詩爲最所望錦心繡口噓成異采繽紛鸞管
龍文煥作天章爛漫或鉅公退食還霏玉屑微塵
抑名士揮毫不吝吉光片羽凭欄長嘯賦就仲宣
刻桷留題詩成夢得恭聆高語看驚天上星辰佇
聽朗吟散作人間珠玉

跋

天津衛舊志跋

明呂盛

嘗觀古人凡遇事觸物皆有日記記也者所紀其事之

顛末物之顯晦及時之先後以備他日之考究焉者是豈徒然而已哉故列國皆有史而今之郡縣莫不各有志其亦古昔作史之遺法也由是觀之則志之不可無也明矣矧天津爲兩京要區又非一郡一邑可比正德己卯八月澣余受命來茲整飭天津時戶曹鄭公士鳳以督儲寓天津監司一日召飲於浣浴亭通覽羣公壁韻重爲之惜曰天津何無志也鄭公曰聞前此整飭胡公汝重修輯垂成以改選去弗克終事稿付學宮收錄韓公守清繼之值地方多事誠有待於執事之今日也余曰諾汝重於余爲同年況斯典曠之久矣義不敢辭

旣退取覽仰窺天津之名起於北都定鼎之後前此未有也北近京師東連海岱天下糧艘商舶魚貫而進殆無虛日首建天津及左右三衛以防禦之次及城池則濱海之險有其蔽矣次及屯田則軍國之需有其備矣次及學校則作養之士有所矣次及閱場則講武之夫有其地矣國計所當重也出納之不得其平侵冒之或滋其弊故又設戶部分司以監之民命所當恤也軍民雜處似不能無紛爭之情商賈所聚似不能無盜賊之患故又設按察分司以隸之考覈有據區畫有方於是益慨胡公爲謀之遠而用心之勤也明日以復鄭公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六 跋 五
鄭公乃曰非鉅梓固不能及遠而垂後君其圖之予喜
是編之成且重鄭公之命遂翻謄成帙命工分治雖嫌
於速成不遐恤也昔晦翁守南康下車未幾輒詢郡志
良以是爾至於山川形勝錢穀之盈虛人材之盛衰風
俗之美惡及忠孝節義今古著述之類首序已備述之
矣余復何言哉庸書此以紀歲月正德十四年孟冬旣
望賜進士第山東按察司副使呂盛書

天津衛舊志跋

明張常

予始至天津索衛志弗得詢其板曰火矣予憮然惜之
居嘗與兵憲彭公談及公亦慨然有志是書而遺編無

考且以公務旁午而未暇及庚寅予得舊刻於衛山東
指揮使倪君乃知三衛舊無志始之正德十四年本鎮
副使胡公所定前無所因草創簡約惟藝文獨詳予於
三衛爲客職愧非守土不敢專任且寡聞淺見焉所稱
於記載之事獨念其板燬於分司亭中而以必復舊刻
爲已責乃取其不可易者先命工之而以其有關於風
教掌職者舉而屬諸彭公重修一牌公之制作概可見
也壬辰春舊刻者告完新裁者甫就復命工續刻未卒
事而公已報最先行吁志者識也善惡皆當存之以備
參考者也而其中亦有不盡然者玩其是而非者可知

味其詳而略者自見間或有所詆譏而其美者不盡無也存乎觀者自得之耳張橫渠作正蒙謂為晬盤示兒予於衛志亦云天津糧儲戶部郎中張常謹頓首書於末簡

國朝

靜海縣志跋

馬方伸

聖天子垂衣端拱十有三年

廟朝鉅典咸已修舉犁備爰念輿圖之廣振古如茲有盛於今日者也

特勅禮臣纂輯一統志書因命天下郡縣各以其志進

靜邑故志已絕筆數十年亟需修訂余時承乏司鐸政辱邑侯閣公命屬不獲辭迺督文學諸君操觚從事自夏徂冬始告厥成緣披覽其河流海若之形勝名宦鄉賢之芳踪忠孝節義之挺出藝文著作之炳列民風土俗之淳厚固所稱禮教之遺文獻之邦歟異日

上臨軒詢十五國之風知大宗伯必捧志而前謂靜邑蕞爾殆亦幾輔名區云茲役也閣公率屬捐俸紳士樂輸丹黃梨棗不費葭屋一錢迺為余言載筆者與有成勞宜書於編末余拜手敬謝曰靖供爾

位正直是與邑侯有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多士
有焉弘敷五典式和民則余竊勉焉而未逮矣康
熙癸丑仲夏望日

滄州新志跋

王耀祖

我

朝定鼎三十年來車書一統正徵文考獻之秋庚戌夏
不佞以掌教蒞滄課士之餘間取舊志翻閱自侯
鉅肇封迄於明季其間沿革創置國計民風以及
政蹟挹取典章文物輝映簡冊班班可攷萬曆以
來缺焉未覩倘不及今載筆必且世遠言湮其何

以信今而傳後乎是歲三韓祖公來守茲郡甫下
車卽有增修之意後以政務繁劇積之又久而未
遑也今

天子俯允閣臣之請編徵宇內通志彙爲一統全書焯
焯鉅典可謂駕軼前代千載一時者矣適上臺諸
大人移檄於滄公曰是余之志也夫於是簿書之
暇分綱衍目撮其大旨授意於余俾余裒其成事
顧余識慚窺豹才愧雕蟲遜謝再三終不獲已迺
與二三及門叅互考訂去膚就雅接古續今義有
疑而必晰事無微而弗錄焚膏繼晷越月而成值

祖公應

召夙駕未付梨棗茲逢李公臨蒞迺復較閱精詳經
營梓費至甲寅中秋始得告竣惟是不佞秉鐸茲
土謏陋無文深恐有負

聖天子之休命諸大人之重委展轉思維彌增悚懼然
而述往事貽來茲上可以佐史館之採擇下可以
備一方之掌故庶幾稱小補云爾是役也不佞雖
竊有微勞然提綱振領裁成糾正剴皆兩公之力
也襄厥事者爲劉生重慶楊生天擢鄭生鎔成呂
生伯龍搜羅裒輯鄭呂二子之力爲多若土生延

模劉生舉極程生學政傅生王燦王生德昌張生
廉均與有勞例得備書時康熙十三年歲次甲寅
中秋謹跋

南皮縣志跋

湯 淳

夫國有史縣有志野史也蓋以識因革辨淑慝明
俗尚垂鑒戒也志之所關尚矣吾邑舊乘歷有年
所可嗣登記載者不之以頻遭兵燹續修未遑典
曠百年以待作者今

皇清混一疆宇奄有萬方幅幘之長於茲爲盛歲壬子
允輔臣請修一統志誠鉅典也邑侯馬公謹奉憲行

恪共廼事爰集師儒載詢父老按舊帙訪遺聞或
 得之士大夫蔡帳鄴籤或得之古祠宇殘碑斷碣
 合識大識小靡不蒐羅乃開局分類剪燭濡毫閱
 八月而書成潤色裁定皆出自侯手挂漏者補之
 椎魯者文之薰猶不混收懼其濫也葑菲無遺採
 恐其刻也至於事關風教者必三復致意焉麗而
 則簡而詳公而當龔黃班馬合為一人煌煌乎一
 代之鴻章也展卷讀之見宦績所載則後之為令
 者勸見科第所載則後之為士者勸見名之所載
 則後之為德者勸見節孝所載則後之為婦女子

者勸返薄還醇頑廉懦立胥於是賴之或可佐一
 統隆平之

盛治於萬一乎侯良吏也敷政寧人事事皆以精心運
 之而志其一班也因志書成而並及之

南皮縣志跋

柴廷望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以記善惡而勸懲在
 天下志以詳風俗而鑒戒在一邑是作史固難而
 作志為尤難何也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使邑乘考
 核失真去取鮮當直與穢史同譏耳余故以為作
 志尤難於作史南皮在瀛東百四十里自

國家視南皮猶黑子之着面耳而天文之分野疆域之界限山川之形勢風土之習尚物產之滋植田賦之均輸戶口之蕃息祠署之儀度官守之名秩人材之登進與夫功德節義之著於既往皆其尤切且重者莫不志乎見之邑雖僻壤亦未嘗畧而不載也但地脉斤鹵旬日不雨則苦亢暘微霖連朝則病淫潦以是收穫難料其在豐年不敵隣邑之半一遇水旱災祲民多逃亡而厥賦維均且視隣邑之膏腴相等焉若之何民不貧且困也況經圈佔之後投充例開沃土無存民半歸旗是昔日

之治在興利而今日之治在革弊爲長吏者能不仰屋浩歎乎邑侯劉公天中名家也庚戌之役與不佞同捷春官謁選後擢南皮令方介治體留心民瘼百廢俱舉其尊人秦中太守政事文章足以彪炳千秋客署中著作甚富侯克承家學其才能經濟卽潤色

皇猷黼黻

盛治天祿石渠虛席以待當無不可而今日之修殘舉墜燦然畢張具窺一班故其綜覈也物情備其取舍也法戒彰其考據也根抵精其條例也纖洪判

天津府志 卷之三十一 跋
豈不可以信今而傳後耶前志修於康熙歲次之
癸丑越數載於茲而事績日增容可以無續之者
今

聖天子振興文治購求遺書徵天下風俗之同是刻雖
紀載一邑而珥筆諸公亦將藉是而有所證云

賦

觀海賦

明汪必東

歲丁丑兮月季春日庚寅兮間芳辰立東門兮望東海
乘天風兮下天津進桂櫂兮蘭槳侶商舶兮漁舫沽河
兮橫直鳶魚兮下上發胸臆兮崔嵬弘襟帶兮泱泱遠

危魂於四遊兮縱奇觀於萬象頓夙心其若降兮祛塵
事之鞅掌苟神仙之可遇兮將脫蹤而偕往蹇津人兮
夷猶羗不行兮中流海天荒兮海崖幽目未極兮心神
歎天無風兮水自波空不雲兮霧常浮風颼颼以塵揚
兮羗白日之忽改潮洶洶而山來兮撼草樹其顛沛蛟
室寂而貝光寒兮蜃樓高而鼉鼓大闐四顧其無人兮
恍罔象之害也十洲三島之神仙兮魂渺渺乎何在也
指登萊其瓊居兮乃曰塵迹所屆也抑神仙樂帝遊兮
又奚爲彼界也亮夙昔之傳聞好事者誠好怪也粵有
功莫秦皇兮勤徐市以東迎窮十年而不獲兮製連弩

以毒鮫鯨暨漢武之效尤兮瀕海居其幾夕借公孫而
 竚緱氏兮空巨人狗雉之輕迹招吾魂兮四遊返桂櫂
 兮蘭舟舍小道兮鬼谷觀大化兮皇州擷華藻以為佩
 兮採白蘋以為饅託蹇修以為理兮結永好於靈修靈
 修之不吾以兮吾將就平陸於楚之林邱

漱江亭賦

明陳坤

鬱林垆之參差兮占蘆鄙之陽源陰岐標之葭翫兮惟
 譙徵之楊樊綿紆譎之磧歷兮忽隱隱之橫門杳虛邃
 而幽靄兮識人境之孤村聳間亭之翬翥兮迥喧卑之
 囂煩肆悠遠以長懷兮邇流逝之驚奔乃有沖漠公子

瀟灑軼羣志懍懍以懷霜意渺渺而臨雲翫澄波之麗
 藻枕水上之成文學操舟於蓮葉觀瀾湍而知津日徘徊
 於亭次挹鴨綠於江濱於是澡漑胸中灑練五臟澹
 澌頰濯投擲輸放寧體使人思潔神王當夫三光既清
 天地融朗不泛陽侯乘躋絕往淨碧無痕沉窺踰丈掬
 溫汾以滌汙謝煩寃之鞅掌至於風生蘋末燦怒淙潺
 天排雲陣地湧銀山遶軋盤之涌裔若滄溟之九環渙
 迎流以虛口味鉉旨於清灣爾其左瞰漕渠通溝大河
 浴漑鼎沸跳沫馳波汨潏漂疾會於滹沱萃縈瀆潔泊
 柏池羅鱗淪長邁蒞蒞隨科閒亭高峙野趣何多濯纓

濯足孺子能歌想澄神之冥會兮澆肺腑之詩魔生習
習於兩腋兮思海上之青螺若夫鯨吸鰲吞芳樽自倒
渴欲生塵急來如擣醉眼酪酊眠分犢草潦倒江湄揆
摘枯槁晚漱餘酣澄波自好搖演豁然塵襟如掃於時
潑刺兢躍噉喙爭肥閒鷗拂坐白鷺翻飛瀟瀟清影振
振雪衣唼喋深淺行近漁磯贅取點鰓盡日無機沸卉
碎訇哢吭荆扉花香點點楊柳依依魚塢櫛比信舍忘
歸當其陰雨霏霏連月不開湖滂錯迕濁浪空排日星
隱耀洶湧驚雷雲迷摧隤霧鎖京臺凭高遠眺一洗氛
埃雨棹烟蓑輕舸沆漭曳鉅迴綸灑釣投網垂餌出入

挺杖來往織經連白鳴榔厲響貫腮弓尾掣三牽兩箸
笠淋漓村醪共賞縱月登臨精魂蕭爽殆夫氣霽地表
雲斂天末野水生波木葉微脫澄江練明遙海上月背
閃金鰲溽暑方歇洗盪煩襟蕭蕭毛髮若乃秋水時至
百川灌河牛馬莫辨涯渚盤渦汀洲迴轉水遶烟蘿臨
淵有羨揮灑興歌則有飛雲蓋海接艦連檣風颿浪楫
私艇官網笙簫欵乃斷續飄揚勢排雲水響震瀟湘信
亭中之可樂兮便沙際之徜徉儵嘖嘖與曉曉兮雜鼓
枻於沙棠集舒翹之俊彥兮咸一咏而一觴占蘆臺之
勝概兮觀九派於潯陽可以寫水仙之雅操遂逐水之

漁郎抱村流之一曲賽成都之草堂倚瀨皋以寄傲眇
大塊於毫芒引豐亨之麗褫診源沫於吾皇泳協奏之
汪濊發小阮之清狂乃歌曰長江西來是何年奔流直
下岷山巔縈紆萬餘里遠與蘆臺連蘆臺之東水潺潺
水遶叢薄地自偏捐金庀料構修椽下有奔淥之洪川
上有青冥之長天天青青水冷冷中起岵巖澗江亭江
流可以激江聲亦可聽欲知吸盡西江意雲在青天水
在瓶

國朝

勅賜海光寺賦有序

宸翰隨處潮音水月應從空色相
天花故落映星龕匾對為韻

宋師曾

勅賜海光寺者湘公上人所住持也歲在丙戌天津總

鎮藍公開水田於南門外創普陀寺延上人為方

丈主於時大殿未完閣甫立柱席未煖而藍公陞

任於闕工程中止上人以機緣未至冷坐一室者

十年丙申余備員運使間過其地憫其日頽月廢

始為之建山門完大閣戊戌為之築牆垣謀廊廡

已亥為之開河取土以崇寺基恭遇

駕幸西淀上人以扁舟迎謁奏對稱

旨賜紫賜額於是直隸制府趙公守道李公津道朱公

天津府志 卷之二十一 賦
分司杜公皆仰體

聖心踊躍抒誠鳩工卜日不終歲而凡叢林所應建者
無不備舉金碧輝煌規模鉅麗天下皆知有海光
寺焉辛丑啓建

寶歷道場奉有鹽法道瞻禮之

旨九十日勝事彌天懽聲動地余就寺之所有目之所
見作一賦以鋪揚太平之盛不敢托有於無言過
於實冒士安之譏然拙於事者繁於費不自知其
言之長而辭之鄙也賦曰

梵天應箕星之初度平地分梅岑之一支額曰海

光開嘉號於有

聖寵邀

勅賜成大願於名緇隱金鎚兮雷動留玉帶兮風靡嵩
壁千尋不有達摩九年之面太行萬仞那來夸娥
二子之移靈源澄澈彼岸逶迤十笏山河豈筌魚
之可契三摩竹樹曾琴鶴以相隨而乃紅橋蜿蜒
綠波容與八正開門三幡拂曙紺宇光明璇題軒
翥曇鼓西懸華鐘東踞由甬道而達

皇筵陳

御仗而分部署翼翼龍亭巖巖朝著爲馬師選佛之場

乃

室主祝釐之處於是卜圓通之正殿禮自在之風標凜
天顏之咫尺瞻

宸翰之於昭對懸兩柱匾麗鈞霄喜珠聯而璧合驚虎
臥而龍跳

天藻與銖衣一色

御香共爐氣齊飄燈然鳳苾幢剪鮫綃七寶莊嚴青蓮
規獲六時法供碧落簫韶儼樞極之臨列宿谷王
之納歸潮作依祐於天龍神鬼施無畏於喘粟造
翹繞光趺於延佇仰棟宇以遊翺滿月芬葩相全

臻於妙好飛欄反宇制未極於岿巽山是轉朱闌
之九曲眺岑樓之百尋應奎躔兮跋天祿藏

御書而鎮雷音下塞上奇抱陽負陰四簷霞駁百鐸風

吟後則聳傑閣之瓌偉帶修廊之靚深啓靈壇之
豁達翼配殿之嶇嶽上供栴檀之寶中開紫竹之
林變八萬四千母陀羅臂通九百六十涅槃妙心
旣峙山而鏡海又嬰壁而鏤金信緣雲而垂晷疑
拂斗而捫參中有如綿軟草能語文禽盤陀之械
億耳之琴別有庭堂與爲唇齒易瓦而仍名以茨
樂終而不忘其始繚之以周垣崇峻環之以長流

清泚中亂荇藻外鮮紺紫水鳥鴛鴦寸魴尺鯉撥
刺啁啾溢日盈耳加之閘通大壑之潮橋跨外河
之水文瀾迴旋碧隄透邈楊柳萬株芙渠三里南
浦何足言西河差可擬聊盪槩而難溯其源必登
樓而始窮其美軋兮沕兮荒兮忽兮近而視之蓄
舍賦賦鈞五百頃比邱之壞衣遠而睇之川會溝
渠散三千端貴人之白越若夫倒景淪陰瓏玲蓬
勃沒吐潮噴沐星浴月鳥企翬飛鰲呿鯨突恍若
合蘭洲上蜃氣成丹碧樓臺還疑方廣寺中壁影
現維揚城闕所以一莛未插知爲覺路之金繩三

異游臻早兆迷津之寶筏者也一異在景緯之未
揆有瑞靄之聿興焉然芒湧華嚴皆有放光之谷
峩眉仙掌亦傳無盡之燈二異在鳩工之經始又
有石版之祥徵焉然漢觀垂成天上玉梁白下雀
離欲壞地中珠焰先騰最可異者小白華瞻來妙
相北普陀願發高僧得上公之二願遇大匠以成
能預顯法身於八會待裁祇樹於三乘占佳氣之
網縕天象共人言有驗問雲根之經尺金趺同玉
座相應乃更蝗無入境水不荒農涪遊赤鯉井躍
神龍人守遺金穀秀雙葦赤手空拳造佛圖之一

級青鞋布襪登天門之九重是以三衣疊

賜百福來同甘分化樂氣馥虛空金填太清之帖鼎採

丹陽之銅盒盛嶷山之雪扇引虞絃之風憐遮眼
之蠅頭鏡分視旭潤談經之舌本茗

賜新藜上人於是樂化日之舒長沐

主恩之優洽煮名香而啜清泉左六書而右梵夾禪安
龍已制機忘鷗可狎拈布上之毛施鼻端之掐說
無生之話觀有爲之法時而滌硯山揮湘筴摹小
兒鬪鴨之闌作遷客聞猿之峽劇看風雨之變化
靜聆河海之呀呷空萬緣於半偈倒二老於一壓

忘水鄉之爲北爲南知性體之非寬非狹維時岸
木陰濃風蒲跌宕鳥散齋餘磬沉梵放客攢蓮社
之眉夢足草龍之帳或攜一編或曳一杖北郭烟
寒漁邨夕唱或秋聽遠樹之聲或夜作剡溪之訪
何思何慮真成林下閒人賜紫賜緋不數山中宰
相景有萬端色非一狀大觀不出乎樓頭野趣全
鍾夫水上第平橋積雪終輪春日繁華如廢壘殘
陽豈盡海光雄壯若夫海乃八維之浸春居四序
之先輪轉

六旬寶歷經開

萬壽香筵繪樓綵錯柱桓鉤連崇牙樹羽高張四懸嵩
呼華祝蹈舞千員儼朝堂之階級分文武之班聯
殿內則僧迦老宿般若真詮三禪修整十頌精虔
旁則緇衣羽流撮管彈絃登歌法曲衍樂金仙外
則棚張黃榜竿揭龍旃華燈麗綬綵仗新鮮散樂
百戲魚龍曼延秧歌腰鼓尋檀雜旋鰲山窈窕而
爭艷臺閣峻嶒而鬪妍炫千奇於佛國博一笑於
堯天因之跨渠列肆夾岸開廛垂髻載白接踵摩
肩玩好來暨如水趨川香盞上騰從風爲烟加之
花明柳暗綠掩紅遮兩岸翠幙一水星槎乃有高

門統綺綺閣媿娃衣飛蛺蝶髻挽靈蛇風鳶蹴鞠
寶馬香車咸祈富而求嗣來挂幡而獻花慧力破
慳勝因動奢商則人皆提謂民則戶盡祁耶望魚
王而膜拜開檀施於咄嗟靈應不殊南海道場可
敵京華何幸荷天之休春開壽域得爲悅佛之曲
歲祝

皇家歌曰津門路兮蛟門渡彼美人兮緬如故桃花面
上帶春風楊柳枝頭灑甘露再歌曰聲鐘鼓兮舞
羽籥祝

萬壽兮爭踊躍西方美人兮坐高堂無數天花水邊落

又有幽人踽踽黃髮皤皤聿觀德化來自邱壑禮
海上之花跌瞻鏡中之香閣持祇夜兮莊嚴當寶
珠兮瓔珞云何供世尊勺水為十詠雲霞自點綴
水月相輝映散作萬家春融為

一人慶余也官轉運於昌期率愛戴之兆姓叨
國恩之世受奉瞻禮之

寵命司三千沙界之香樂九十韶光之盛看舞巷而歌
衢盡瞻天而仰

聖是知佛教之興在帝王之崇護梵宮之建由宇宙之
清寧故聖教序於貞觀金人夢於漢廷莫不譯經

而表刹畫功而圖形今則東踰搏木南越麓冷西
被流沙北渡溟冥邑建無遮之會家鑄多寶之名
不然五方異俗一衲秋萍遙遙末法落落晨星安
能成無有邊之功德作不可井之畸零也哉頌曰
上人蒞止駐錫茲菴計口無田度身無蠶為山未
成廢井同慙一麻十稔克構精藍地湧潮音山來
梗柎大士嗜之臨自海南三十二應二十八叅

龍章表刹權洽朝簪海濱水土如赭如泔青鴛一浴散
馥流甘津留勝蹟世為美談俾我大士結珠為龕
俾爾宰官為彭為聃道場秩秩鐘鼓齎齎香雲郁

郁花雨氾氾

聖王之德初地心含惟其足兩是以登三如日之烜如
海之涵永轉金輪長現優曇億齡劫算萬國恩覃

鐵獅賦

李之崢

維乾樞之敷化暨坤軸之鍾靈爰呈形於萬彙實
陶冶夫五行悵邃古之靡稽訝山海之不經駭齊
諧之誌怪笑博物之難名彼馬負河圖鳳諧嶰管
龍應衢謠獸舞變典歷夏商之忠質洎周文而璫
璨肇鳩麟於周召洽禽魚於江漢爾乃貢鰲西旅
獻雉南邦鼉鼓淵淵鸞旂煌煌鼎紹夏后祥衍天

王父官所隸守府所藏採木與範金並著追琢與
冶鑄交詳故有象輅龍輶鸞掖鳳闕螭柱雲螭鰲
墀浪接詔宣金馬之門漏滴銅龍之咽越秦迄漢
歷魏而唐維周踐祚禮樂重光相度滄溟之岸經
營萑葦之場高壘深池前朝後市巍闕嵯峩崇墉
壯麗藻梲雲窠朱扉丹陛飛潛相木而生姿金碧
因形而呈勢震萬國之神威肅八埏之聽視伏百
獸之跳梁邁四靈之特異命彼邠人惟鐵惟鏐納
於職金匪雕匪鏤火緣風熾剛以鍛柔胡然而臆
爲之繪胡然而基爲之邱胡然而胎爲之育胡然

而液爲之流胡然而飈生奮鬣胡然而星若懸眸
胡然而瓜排若鋸胡然而牙列如鈎既獐獍而蹠
蹠乍犇突而淹留安息不貢而戾止林邑初下而
來游方將吼而龍邱杖落欲伏而狼阜威收昂首
西傾吸波濤於廣淀掉尾東掃抗潮汐於蜃樓於
時玉漏聲停雞人籌報仙仗輝煌衣冠舞蹈訝驄
馬之驚回異鸞車之輪倒虎賁顧盼而魂飛鷓行
延佇而凝眺慄慄若蹈於探彪惛惛儼逢乎伏豹
無何地連溟渤世易桑田雨摧鳳閣風落龍椽歌
離黍而靡靡席蔓草之芊芊吊故宮兮空瓦礫緬

地舊址兮但潺湲惟此弭目破足吼如雷而光如

電者依然屹立于花甄

舊滄城盡爲瓦礫惟鐵獅下花甄于數

客曰

此鐵獅也傳自柴周燬佛爲錢銷彼鏹刃息厥風
烟蓋聞茲地逼近靈淵魚龍之出沒蛟螭之蟠旋
奮激則陵岡爲澤游泳則阡陌成川爰有刑餘凝
神定魄鑄此狻猊馴彼海若

相傳周世宗時有罪人上書乞鑄大獸以

鎮蛟龍遂無水患

河頌安瀾農歌控獲變斥爲腴食耕飲

鑿賴大治之墨金壓洪流於白澤萬古千秋西成
東作夫豈同於唐宮石馬助悲咽於哀湍漢苑銅
駝增淒其於隕穉云爾哉

鐵獅賦

李之嶧

三山浮碧五壘點青烟霄鵬奮斷港鼉鳴浪捲麻
姑之躅草迷艸兮之城橫海鶴號於空堞清池狐
竄於荒荆悵故宮之禾黍感廢址之颺颺歎滄桑
之屢易悲瓦礫之交傾夫何巍然而峙躍然而行
翹然而顧屹然而停客過而訝不識何名父老牽
襟茵地促膝拈髭而告予曰此鐵獅也傳聞五季
踐祚柴周築城營室禮明樂修嗟峩鳳闕盤鬱龍
樓八門洞達阡陌周流爰命職金鑄茲白澤爲之
輝精爲之凝魄非雕非礱非繪非畫聳瞰昂瞻星

流電射想其縱橫烏弋之國蹀躞安息之陽決背
而象爲之伏噫氣而龍爲之翔烏獲望之而步縮
孟賁觸之而神惶洵毛羣之奇特毓金液之純綱
無何世易浮雲田更滄海麥秀徒悲谷陵頓改緇
蹲踞於鞠場寄悲歌於傀儡爾乃日麗風和花紅
草綠舊燕尋巢新鶯出谷獅何心兮趣暄羞向榮
而取辱若夫土焦炎日汗滴夏畦蹇疲仆午馬困
嘶泥獅何心兮避烈寧爍首而不移至若娟娟秋
月皓皓冬雪塞雁衝寒嶺猿叫夜旅客途窮漁樵
迹絕獅何心而神棲亦何心而腸裂蓋其挺特嶽

崎之操磊落軒昂之節何減何增不生不滅無識
無知奚冷奚熱旣響景之弗應磨磷之難折果何
修而何能惟此風錘雨鍊之積鐵客曰固也第此
龐然大物恐屬無益之爲何如眇乎一器堪爲利
用之資彼夫爲戈爲矛可稱可比爲犁爲鍤可耕
可耔爲鼎爲鑊可炊可煑爲斤爲釜可削可椎奈
何以有用之鏐鐵而鑄此無益之雄姿哉父老振
衣而起仰天大笑而歌曰兩曜爲冶兮大魄爲爐
八風扇鼓兮斯吸斯噓五行運化兮象異形殊獅
兮獅兮豈知千秋之後萬載之餘歷滄桑而不劫
兮屹然孤立於寰輿

天津府志卷之三十八 終

八世祖以孫之二十八

古制廢而直以賦興

